

新 中 學 文 庫  
古 今 名 人 遊 記 選

楊 黃  
蔭 逸  
深 之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 國 學 文 補 充 讀 本

第 一 集

古 今 名 人 遊 記 選

楊 蔭 深 黃 逸 之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

十七年六月初版  
十六年五月三版

(24823)

中學國文補充  
讀本第一集  
古今名人遊記選一冊

定價 國幣 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選註者

楊 黃 逸 蔭 之 深

發行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何繼曾)

## 導言

遊記向來認爲雜記體的一種文字，所以古今文選之中，把牠獨立爲一類的很少。雜記範圍很廣，清會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中云：「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之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至林紓作畏廬論文，便把牠分爲六類，其言云：「勘災濬渠築塘，修祠宇，記亭臺，當爲一類；記書畫，記古器物，又別爲一類；記山水爲一類；記瑣細奇駭之事，不能入正傳者，其名爲書某事，又別爲一類；學記（禮記中篇名）爲說理之文，自爲一類；廳壁至遊燕觴詠之事，又別爲一類。」是前所謂雜記，體例殊雜。至於我們所謂遊記，便是會氏所說：「遊覽山水有記」及林氏所謂「記山水爲一類。」

不過曾林二氏所說明的，只是雜記中的一類，還不能說明遊記的範圍。遊記的範圍其實也是

很廣的，不但遊覽山水可作爲遊記，卽如遊覽一宮室一亭臺也可作爲遊記；遊覽一名都一大城如上海北平之類，其所記錄的文字，我們當然也應認爲遊記。但如只記山水宮室亭臺名都大城，而非是作者親身遊覽的記錄，那卻不能算作遊記。正如林氏所謂「修祠宇，記亭臺當爲一類。」所以如名勝志山川志以及古文家爲某人作的亭記臺記之類的文字，我們都只好仍稱之爲雜記，或者稱爲地理志一類的記事文字。

## 二

遊記與地理志一類文字既有如此分別，所以我們一檢古來所謂遊記文字，在唐以前，實在並不多觀。最早如禹貢山海經等，專詳山川物產的情形，當然只能作爲地理志，而非遊記。自漢魏以來，詩賦繁興，如文選一書中，賦卽有「京都」「紀行」「遊覽」「宮殿」「江海」等名目，然一按其實，其性質與遊記仍多不同。其中如京都宮殿江海諸賦，他們都已說過，只是諫諷而作，或者構思數年而成。而紀行賦中如班彪北征曹大家東征潘岳西征諸賦，都是「敘行歷以見志」，故文多感

慨，當然不能稱爲遊記。遊覽賦中如王粲登樓、鮑照蕪城、粲因登江陵城樓而有懷歸之思，照因登廣陵故城而有興亡之感。所以名爲遊覽，實都是感興之作。至如孫綽遊天台山賦，既稱爲遊，當屬遊記，然其實他自己並未到過天台，只是使人圖其形狀，遙爲之賦而已。所以描寫仍多想像之辭，而與寫實情的遊記還是不同。

除此以外，後魏尚有酈道元的水經注，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後人頗當作遊記看待的，因爲他們的文字，可說很多寫實，而極少寄慨之處。然而水經注一書，酈道元還是根據經籍，廣搜舊聞彙輯而成；伽藍記一書，楊銜之也是爲追述當時京城著名寺觀的盛況而作。似此種文字與親身經歷的遊記頗不相同，所以我們仍認爲一種地理志的書籍。

以上所述，只是把唐以前不能稱爲遊記的文字，加以一個大概的說明。但我們不能因此直認爲唐以前絕無遊覽的文字。因爲一種文體的起來，往往是先韻文而後爲散文，唐以前韻文可說是極發達的，所以散文體的遊記，當然便不發達。而詩歌中遊覽之作，實在舉不勝舉。不過本書以選錄散文體的遊記爲主，所以對於這種遊覽的韻文，只好割愛了。

## 三

至於唐代遊記作家，當然首推柳宗元，他被貶爲永州司馬時，作了不少的遊記，永州八記，便是歷來認爲遊記中典型之作。而較先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雖向來認爲地理志書，實在也是一部很好的遊記，因爲他所寫的，都是他所經歷過的，並非參考什麼經籍而成。宋代如陸游的入蜀記，范成大的吳船錄等，便是用日記的方法，寫長途的遊程。於是遊記不僅是記一時一地的風景而已，更擴展而成爲遊記的專籍。至如明代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更是後人認爲遊記中唯一的鉅著，這是讀者都所知道的。

降至清代，遊記之作，不論單篇專籍，更是數不盡數。專籍舉其卷數較多者，則有王灃漫遊記略四卷，鮑鈐雪泥鴻爪錄四卷，張體乾東遊記二卷，王定桂鴻泥日錄十二卷，楊鍾秀萬里靈程二卷，潘鍾瑞香禪遊記三卷，張邦仲雲棧記程八卷，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六卷等等。至於諸家文集之中，遊記短篇所在均有。所以我們可以說散文體的遊記文字，發展於唐宋，至明清而鼎盛，在唐代以前，只是

萌芽而已。

遊記之作，既是漸後而漸發達，這當然有牠許多的原因。據我們看來，至少有三個原因：一由於古時交通的不發達，當然不能如後人之得暢遊山水。試看自唐而下，至清作者蜂擁，便是一個好例。二由於文體的拘束，不能作這種美妙的文字。譬如六朝人文字競尚駢儷，多致力於詩賦，散文的遊記便不會興起。三由於即使遊覽山水，而不屑寫此種文字。例如司馬遷他嘗說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歷齊魯，過梁楚等地方，然而他已畢生致力於史記，對於遊記便無暇顧及了。還有如韓愈歐陽修主張「文以載道」，對於這種遊記便不肯寫，所以在他們集中，便沒有所謂遊記。有此三因，無怪遊記之作，愈後愈加發達，至今人之作，又較清代爲發達了。

#### 四

遊記既然是記遊而作，所以牠是最寫實的文字。任何寫實的文字，如歷史的記事，人物的傳述，總不免帶些想像。惟遊記則目有所觸耳有所聞，然後始筆之書。正如繪畫中之有寫生畫，最能與事



物相接近。所以我們讀名人遊記，往往能如身歷其境，這便是牠的價值的地方。

至於遊記的體式，普通最多是獨立的短篇，其次則爲分類體與日記體。例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記，便可說是分類體，因爲他將永州八處名勝，各寫一篇遊記，合之則爲一篇，分之則爲八篇。這種大多用之於名山大川，或長途旅行。又如元好問的東遊略記，便是因長途的關係，所以只好分開來寫。日記體也是如此，如陸游的入蜀記，便因爲經過許多日子，許多地方，便用日記來寫他的遊程。這種都是爲記者便利的緣故，原沒有什麼的分別。不過還有一種用書信來寫遊程的，如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宋謝絳的遊嵩山寄梅殿丞書，因爲他們的目的，只在報告自己的遊程與親屬或朋友，與遊記的性質不同，所以我們可以不加論列。

## 五

本書爲「古今名人遊記選」，所以選文方面，着重於由古及今，不用體式或地域來分類。但所選文字，仍竭力注意各種體式與地域，使讀者讀此一書，得以了解遊記各體的作法及各地名勝的

大概。不過因篇幅關係，長篇的當然只能節錄，而且也不能多選。同時唐以前我們已說明過不選，今人部分，也因為材料比較容易找到，所以也沒有選及。其中選錄最多的，只是明清二代，但明代如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因本叢書已另有選本，所以這裏也不再選。還有晚明諸家如袁宏道鍾惺譚元春李流芳等，他們所作遊記很多，也因為本叢書已有晚明小品文選一書，為避重複起見，也沒有一篇選入。讀者如有興趣，儘可從那兩部書裏參閱。

遊記文字，正如上面所說，本不限於記山水一項，所以本書除編輯山水遊記以外，對於遊記宮室亭臺之作，我們也選錄一二，如劉基的松風閣記，鄭日奎的遊釣臺記，這種都是遊記，與另一種亭臺記性質完全不同。同時山水遊記，我們一方面固極注意於名山大川，一方面也顧及無名的邱壑。因為名山大川固為讀者所樂聞，無名的丘壑也正可供讀者此種遊記的作法。此外遊記本不限於國內，國外遊記前人也多有所作，不過因為古今地域的變遷，與譯名的不同，雖多加注釋，亦必使讀者發生隔膜，所以我們就不主張選錄。好在本叢書尚有語體遊記選一書，這裏面已有選及，讀者儘可參閱。

再本書所選，大多從諸家專集中選錄，都經編者在文後注明，其未曾注明者，概從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中轉錄，文字尚亦精確無訛。於此，編者要附帶一句話，古今來絕妙的記遊文，真是浩如煙海，決不是小冊子所能容納的。加以編者識力淺薄，忽忽於短期中告成，甄錄甚隘，乖謬百出，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就此隘狹的範圍中，進而窺探牠的全鼎，這是編者唯一的願望。

# 目次

永州八記	唐柳宗元(一)
遊天平山記	宋柳開(八)
遊褒禪山記	宋王安石(一〇)
題羅浮	宋蘇軾(一二)
遊龍井記	宋秦觀(一四)
過小孤山大孤山記	宋陸游(一六)
峨眉山行記	宋范成大(一九)
遊天平山錄	宋周必大(二七)
東遊略記	金元好問(二九)
遊龍山記	元麻革(三四)

遊鍾山記	明宋濂(三八)
松風閣記	明劉基(四四)
遊龍門山記	明薛瑄(四五)
華山記	明李裕(四八)
恆山遊記	明喬宇(五〇)
遊衡嶽記	明顧璘(五二)
遊點蒼山記	明楊慎(五四)
遊金焦兩山記	明王叔承(六〇)
張公洞記	明王世貞(六二)
遊武夷記	明曹學佺(六五)
遊洞庭諸刹記	明姚希孟(六七)
遊黃山記	清錢謙益(七〇)

- 遊九華記……………清施閏章(七三)
- 遊太室記……………清田 雯(七四)
- 夜遊孤山記……………清邵長蘅(七七)
- 遊雁蕩記……………清方 苞(七九)
- 遊釣臺記……………清鄭日奎(八一)
- 遊三游洞記……………清劉大槐(八三)
- 遊桂林諸山記……………清袁 枚(八五)
- 遊珍珠泉記……………清王 昶(八八)
- 登泰山記……………清姚 鼐(八九)
- 遊天台山記……………清洪亮吉(九一)
- 遊廬山記……………清惲 敬(九四)
-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清龔自珍(九七)

君山月夜泛舟記……………清吳敏樹(九九)

# 古今名人遊記選

## 永州（二）八記

唐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一）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三）也，則施施（四）而行，漫漫（五）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六）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七）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八）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岿然窪然，（九）若垤（一〇）若穴。尺寸千里，攢蹙（一一）累積，莫得遞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一二）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一三）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



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一四）四年也。

右始得西山宴遊記一

鉅鉞潭（一五）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一六）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游（一七）也，且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一八）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深（一九）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子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右鉅鉞潭記二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鉞潭。潭西二十五步，常湍而峻者爲魚梁（二〇）。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二一）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二三）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

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列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二三）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禮鎬鄠杜（二四）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 右鈞鉞潭西小丘記三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二五）爲嶼，爲嵒（二六）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二七）然不動；俶（二八）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二九）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右小丘西小石潭記四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鉞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

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幃合，下與百家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閒廂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柟，榿，檣，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三〇）而蔓生，櫻，轆（三一）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翳勃香氣，衝濤旋灑，退貯谿谷，搖颺蕤蕤（三二）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右袁家渴記五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墜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條（三三）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子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三四）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右石渠記六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巨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三五）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三六）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

之人其有樂乎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

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右石澗記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分，其積石橫當其垠。（三七）其上爲脾睨梁欏（三八）之形，其旁出堡塢（三九）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四〇）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右小石城山記八

柳宗元（七七三一八一九）字子厚，唐河東人。貞元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卒年四十七。有柳州集。

（一）永州，即今湖南零陵縣治。此八篇爲子厚貶永州司馬時紀遊之文，可以分讀，可以合讀。其敘述方法以每日所發見之名勝，分篇敘述，自西山鈞錡潭，而鈞錡潭西之小丘，而小丘西之小石潭，而袁家渴，而石渠，而石澗，而小石城山。如圖畫徐展，逐步引人入勝。此項記遊體例，足資範型，故本編按次全錄之。（二）僂人，猶言罪人。僂音六。（三）隙，同隙。（四）施施，喜悅自得之貌。施音移，去聲。（五）漫漫，放逸無拘檢貌。（六）按古文辭類纂本，刪去此句。（七）萑音吠，草葉盛貌。（八）曲兩脚，其形如箕，曰箕踞。（九）呀然，山中空也；窪然，低下之地也。（一〇）堙音迭，小土阜也。（一一）攢，積聚之貌。（一二）培塿，土阜也；本作附婁，或部婁。（一三）灑氣，猶言浩氣。（一四）元和，唐憲宗年號。（一五）鈞錡潭，在零陵縣西；中有小泉，經溪入瀟水，以形如甍斗，故名。鈞錡音古母。（一六）顛委，猶言首尾。（一七）亟游，頻數往游也。（一八）委積，積聚也，多也。（一九）激音終，小水入大水之聲。（二〇）堰石障水，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曰魚梁。（二一）偃蹇，此作盤曲貌解。（二二）巖然，石勢高峻貌。（二三）潛潭，音榮榮，水泉聲。（二四）澧水名，亦作豐，在今陝西，周武王遷都，依此水，號曰鎬京。鎬音浩。鄠音戶，漢縣名。杜，漢時曰下杜，唐稱杜陵。三地俱在今陝西，唐時京畿要地。（二五）坻音堤，水中小渚也。（二六）嶮音龜，巖不

平貌。(二七)怡然自得貌；古文辭類纂本，作怡然，怡讀若驤，呆滯貌。(二八)假，始也，音叔。(二九)吳武陵，唐信州人，元和

進士，時亦坐事流永州。(三〇)合歡，草名。(三一)轆轤音膠葛，錯雜貌。(三二)葳蕤音威垂，葉下垂茂盛貌。(三三)篠

音由，魚名，卽白鱸魚。(三四)釀音臚，此作分水導流解。(三五)門限曰闕，音困，室之深處曰奧。(三六)胡牀，輕便之繩製

牀也，旋轉關以交足，穿纜緣以容坐，轉縮須臾，重不數斤。見清異錄。(三七)垠音銀，岸涯也。(三八)睥睨音脾詣，亦作埤埤，

城上短牆也。梁櫺，椽柱之屬也，亦作梁麗。(三九)累土以爲障曰堡塢。(四〇)美箭，細竹也。

(選自柳河東集)

## 遊天平山記

宋柳開

至道(二)元年，開寓湯陰(三)未幾，桂林僧惟深者，自五臺山(四)歸，惠然見過，曰：「昔公守桂林，嘗與論衡嶽山水之秀，爲湖嶺勝絕。今惟深自上黨入相州至林慮(五)過天平山，尋幽窮勝，縱觀泉石，過衡嶽遠甚。」予瞿然曰：「予從先御史居湯陰二年，湯陰與林慮接境，平居未嘗有言者，今師

詔我，是將以我爲魏人，而且欲佞子邪？」越明日，惟深告辭，子因留惟深曰：「前言果不妄，敢同遊乎？」惟深曰：「諾。」

初自馬嶺入龍山，小徑崎嶇，有倦意。

又數里，入龍口谷，山色回合，林木蒼翠，遠觀俯覽，遂忘筮屨之勞。翌日，飯於林慮亭。亭午抵桃林村，乃山麓也。泉聲夾道，怪石奇花，不可勝數。山回轉，平地數尋，曰槐林。坐石弄泉，不覺日將晡，憩環翠亭。四顧氣象瀟灑，恍然疑在物外。(六)留連徐步。薄暮至明教院，夜宿連雲閣。明日，惟深約寺僧契圓從子遊，東過通勝橋，至蒼龍洞，又至菩薩洞。下而南觀長老巖水簾亭，周行巖徑，下瞰白龍潭而歸。翌日，西遊長老菴，上觀珍珠泉，穿舞獸石，休於道者菴，下至於忘歸橋。由澗而轉，至於崑崗溪仙人獻花臺，出九曲灘，南會於白龍潭，捫羅西山，沿候樵徑，望風雲谷而歸。

明日，契圓煮黃精蒼朮(七)苗，請子飯於佛殿之北。回望峯巒，秀若闌屏。契圓曰：「居良(八)而首出者，倚屏峯也。」子曰：「諸峯大率如闌屏，何獨此峯得名？」契圓曰：「大峯之名有六，小峯之名有五，著名已久，皆先師之傳。又其西二峯，一曰紫霄峯，上有秀士壁；次曰羅漢峯，上有居士壁；以其所



肖得名也。又六峯之外，其南隱然者，士民呼爲撲豬嶺，又其次曰熨斗峯。諸峯皆於茂林喬松間拔  
出，石壁數千尺，回環連接，巖峭崿嶸，雖善工不可圖畫。子留觀凡五日，不欲去，始知惟深之言不妄。又  
嗟數年之間，居處相去方百里之遠，絕勝之景，耳所不聞，對惟深誠有愧色。明日將去，惟深契圓固請  
子留題，子懼景勝而才不敵，不敢形於吟咏，因述數日之間所見云。

柳開（九四八—一〇〇一）字仲塗，宋大名人。開寶進士，真宗時爲忻州刺史，徙滄州，道卒，年五十四。著有河東集。

（一）天平山，在河南林縣西二十六里，爲林慮山之支山也。（二）至道，宋太宗年號。（三）湯陰，今河南湯陰縣。（四）五臺

山，在山西五臺縣東北。水經注：「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五）上黨，本秦郡名，在今山西省東南部之地，古有與天爲黨

之說，故名。相州，今河南安陽縣。林慮，今河南林縣。（六）物外，猶言世外。（七）黃橘蒼朮，俱多年生草，可以入藥。（八）長，東

北方也。

（選自河東先生集）

## 遊襄禪山（二）記

宋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一）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

其下半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二）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四）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

於是予有歎焉。古人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讖，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

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子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子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五）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字介甫，號半山，宋撫州臨川人。登進士上第。神宗時爲相，變行新法，天下騷然，罷知江寧府。後封荆國公，卒年六十六，贈太傅，謚曰文，有臨川集。

（一）褒禪山，在今安徽含山縣北。（二）慧賢，唐高僧，墓含山縣北山麓之勝，遂結廬其下，寒暑不出，時人莫測其涯際。（三）窈然、深遠貌。（四）擁，此作持解。（五）至和，宋仁宗年號。

（選自臨川先生文集）

## 題羅浮（二）

宋蘇軾

紹聖（二）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

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三)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四)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五)丹竈。登朱仙者。(六)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四。壇北有洞曰朱明，藜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穀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曉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

從遊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遊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蘇軾(一〇三六一—一一〇一)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祐進士，英宗時直史館，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貶黃州。哲宗時召還，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諡文忠。有東坡集。

(一)羅浮山名，在今廣東增城縣東，跨博羅縣界，表直五里，瑰奇靈秀，爲粵中名山。相傳東晉葛洪得仙術於此。道書謂之第七洞天，明耀真之天。(二)紹聖，宋哲宗年號。(三)天竺瑞像，謂佛像也。天竺爲印度之古稱，亦云身毒。(四)梁僧景泰禪師

始至羅浮，築庵山居，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庵成，師卓錫於地，泉湧而出，滿不溢，汲不涸，因名卓錫。水味甘冽。唐中宗時，

僧懷迪建院於卓錫泉，名中閣，至宋改爲寶積寺。

(五)葛稚川卽葛洪，嘗煉丹於此。

(六)朱仙者，相傳爲漢朱靈芝，其先大

宛人，後徙北谷，師事太素真人。南來隱居羅浮，修煉太清神丹，功成，服氣者三十年，乃白日昇天而去。嘗受圖籙，爲太極仙卿，治

朱明耀真洞天。

(選自東坡集)

## 遊龍井(二)記

宋秦觀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二)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澗江(三)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

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觀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四)而不迫，紆餘(五)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

誘而不克以爲泉。溯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兇（六）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脇，（七）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散越其精；外無豪捍之脇，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爲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

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八）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卽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瀾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爲我記之？」余曰：「唯唯。」

秦觀（一〇四九—一一〇〇）字少游，一字太虛，宋揚州高郵人，舉進士，元祐初，蘇軾薦於朝，除祕書正字。紹聖初，坐黨籍，出

判杭州。卒年五十二。有淮海集。

(一)龍井，在浙江杭縣風篁嶺上，亦名龍泉。(二)赤烏，三國吳大帝年號。(三)湖江與浙江同。(四)漫衍，水淫衍貌。

(五)紆餘，水曲而曠貌。(六)兕，音似，獸類，似牛。(七)臨同脅，以威力迫也。(八)是年宋仁宗二年，中秋後一日，秦觀同參

寥子月夜杖策度風篁嶺，謁辯才法師於潮音堂，作此記。又別作龍井題名記。(見淮海年譜)

(選自淮海集)

## 過小孤山大孤山(二)記

宋陸游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一)列置烽燧，(二)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它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杜老(四)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川宿松縣，有戍兵。凡江

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五）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峯巖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它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

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六）初，張魏公（七）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煙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八）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鶻甚多。」

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開霽，遂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狀類西梁，雖不可擬小孤之秀麗，然小孤之旁，頗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一支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



渾濁，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九)州治德化縣，卽唐之潯陽縣，柴桑栗里，(一〇)皆其地也。南唐爲奉化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赭」(一一)者也。泊湓浦，(一二)水亦甚清，不與江水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首尾財六日，其間一日阻風不行，實以四日半泝流行七百里云。

陸游(一一二五—一二一〇)字務觀，號放翁，宋越州山陰人。孝宗初，賜進士出身。范成大帥蜀，爲參議官，後修三朝國史實錄，致仕，封渭南伯。卒年八十五。有渭南文集、劍南詩稿等。

(一)小孤山，在江西省彭澤縣北，安徽省宿松縣東，屹立長江中，故曰孤山；以別大孤，故又曰小孤。山形如髻，俗稱髻山。大孤山，在江西九江縣東南鄱陽湖中之北，山形似髻，亦名髻山。橫扼湖口，孤峯獨峙，與小孤山遙對。按宋孝宗乾道六年，放翁以通判夔州入蜀，以日記紀行，名曰入蜀記。此篇乃其道經小孤山大孤山之二節，選錄以備一格。(二)京口，卽今江蘇鎮江縣。

(三)邊有警則舉火，夜曰燈，晝曰燧。(四)杜老，指唐詩人杜甫。(五)參閱本編王叔承遊金魚兩山記，落星山在江寧縣東

北，北臨大江。三山俱爲江蘇名勝。(六)紹興，南宋高宗年號。(七)張魏公，指宋張浚，浚字德遠，高宗時，爲川陝京西諸路宣

撫使，力振金人，尋知樞密院。會秦檜主和議被貶。孝宗時除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封魏國公。(八)俊鶻，鶻鳥也。鶻音骨。

(九)宋以潯陽爲江州，今九江縣治。(一〇)柴桑，舊縣名，故城在今九江縣西南。東漢末，諸葛亮見孫權於此。栗里，古地名，亦曰栗里原。栗里鋪，在今九江縣西南，與柴桑山相近。晉陶潛嘗居於此。(一一)赭音懼，赤色也。(一二)湓浦，卽湓水。廬山記：「江州有青盆山，故其城曰湓城，湓曰湓浦。」

(選自入蜀記)

## 峨眉山行記(一)

宋范成大

峨眉有三山，爲一列，曰大峨，中峨，小峨。中峨小峨，昔傳有遊者，今不復有路。惟大峨其高摩霄，爲佛書所記。普賢大士(二)示現之所。自郡城出西門，濟燕渡，水洶湧甚險，此卽雅州江。其源自蘆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來。過渡，宿蘇稽鎮，過符文鎮，兩鎮市井繁選。符文出布，村婦聚觀於道，皆行而績麻，無素手者。民皆束艾蒿於門，燃之發煙，意者熏被穢氣，以爲候迎之禮。至峨眉縣宿。

癸巳，自縣出西門登山，過慈福普安二院，白水莊蜀村店。十二里龍神堂，自是礪谷春淙。(三)林

越維深，小憩華嚴院。過青竹橋，峨眉新觀，路口梅樹，壘兩龍堂，至中峯院。院有普賢閣，回環十數峯，繞之。背倚白巖峯，右傍最高而峻挺者，曰呼應峯，下有茂真尊者菴。孫思邈（四）隱峨眉時，與茂真常相呼應於此云。出院，過樟木牛心二嶺，及牛心院。路口至雙溪橋，亂山如屏簇，有兩山相對，各有一溪出，並流至橋下石壑，深數十丈。窈然沉碧，飛湍噴雪，奔出橋外，則入岑蔚中，可數十步，兩溪合，以投大壑，淵渟凝湛，散爲溪灘。灘中悉是五色及白質青章石子，水色麴塵（五）與石色相得，如鋪翠錦，非摹寫可具。朝日照之前，則有光彩發溪上，倒射巖壑，相傳以爲大士小現也。牛心寺三藏師繼業，自西域歸過此，將開山，兩石鬪溪上，攬得其一，上有眉目，以爲寶瑞。至今藏寺中，此水遂名寶現溪。自是登危磴，過菩薩閣，當道有榜曰「天下大峨山」，遂至白水普賢寺。自縣至此皆峻阪，四十餘里，然始是登頂之山脚耳。

甲午，泊白水寺，謁普賢大士銅像，國初勅成都所鑄。有太宗仁宗眞宗三朝所賜御製御書百餘卷，七寶冠，金珠瓔珞袈裟，金銀餅鉢奩，鑪匙筯果壘銅鐘鼓鑼盤蠟茶塔芝草之屬。又有崇寧（六）中宮所賜錢幡及織成紅幢等物，及仁宗所賜紅羅紫繡袈裟，上有御書發願文。嘉祐（七）七年福寧殿

御札記。次至經藏，亦朝廷遺尙方（八）工作寶藏也。正面爲樓閣，兩傍小樓便戶，釘鉸皆以鑰石（九）極備奇靡，相傳純用京師端門之制。經書造於成都，用碧碓紙（一〇）銷銀書之。卷首悉有銷金圖畫，各圖一卷之事。兼織輪相（一一）鈴杵器物及「太平皇帝萬歲」等字於繁花縹葉之中，今不能見此等織文矣。次至三千鐵佛殿，云普賢居此山，有三千徒衆共住，故作佛，鑄甚朴拙。是日禱於大十，丐三日好晴以登山。

乙未，果大霧，遂登上峯。自此登峯頂光相寺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大略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又無復蹊蹬，斫木作長梯，釘巖壁緣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險峻，無此比者。余以健卒挾山橋強登，以山丁三十人，曳大繩行前挽之。同行則山中梯橋，出白水寺側門，便登點心坡，言峻甚，足膝點於胸云。過茅亭，嘴石子雷大小深坑駱駝嶺簇店。凡言店者，當道板屋一間，將有登山客，則寺僧先遣人煮湯於店，以俟蒸炊。又過峯門羅漢店大小扶舁錯歡喜木皮里胡孫梯雷洞坪。凡言坪者，差可以託足之處也。雷洞者，路左深崖萬仞，蹬道缺處，則下瞰沉黑若洞然。相傳下有淵水，神龍所居。凡七十二洞，歲旱則禱于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屍及婦人衣履之類以振觸之，往往雷風暴發。峯頂光明巖上，所

謂「兜羅綿雲」(二二)亦多出於此洞。過新店八十四盤娑羅坪。娑羅者，其木葉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春夏間開，惟此山有之；初登山半即見之，至此滿山皆是。大抵大峨之上，凡草木禽蟲，悉非世間所有。余來以季夏，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有雪漬爛斑之跡。草木之異，有如八仙而深紫，有如牽牛而大數倍，有如蓼而淺青。開春時異花猶多，但是時山寒，人鮮能識之。草葉之異者，亦不可勝數。山高多風，木不能長，枝悉下垂。古苔如亂髮鬢(二三)挂木上，垂至地，長數丈。又有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亦不能高，重重假蹇如浮圖，至山頂尤多。又斷無鳥雀，蓋山高飛不能上。自娑羅坪過思佛亭軟草坪洗脚溪，遂極峯頂光相寺，亦板屋無人居，中有普賢小殿。以卯初登山，至此巳中後。初衣暑絺，漸高漸寒，到八十四盤則最寒。比及山頂，亟挾纊(二四)兩重，又加毳衲駝茸之裘，盡衣笥中所藏繫重巾，躡氈靴，猶凜慄不自持，則熾炭擁爐危坐。山頂有泉，煮米不成飯，俱碎如砂粒。萬古冰霜之汁，不能熟物，余前知之，自山下攜水一缶至，才自足也。移頃，冒寒登天仙橋，至光明巖，炷香小殿上，木皮蓋之，王瞻叔參政，嘗易以瓦，爲雪霜所薄，一年輒碎，後復以木皮易之，翻可支二三年。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巳中後。逡巡忽雲出巖下傍谷，卽中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隊仗，旣當巖，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

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茶頃光沒，而其傍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沒。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橫射巖腹，人亦謂之小現。日暮雲物皆散，四山寂然。一夜燈出巖下，徧滿彌望，以千百計。夜寒甚，不可久立。

丙申，復登巖眺望，巖後岷山萬重，稍北則瓦屋山在雅州，稍南則大瓦屋近南詔，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一五）佛現。「此衆山之後，卽西域雪山，崔嵬剝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白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綿延入天竺諸番，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間，瑰奇勝絕之觀，直冠平生矣。復詣巖致禱，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一六）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兜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巖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素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和光，橫亘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峯巒草木皆鮮妍絢靄，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

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綿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最難得。食頃，光漸移過山而西。左顯雷洞祠，山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轉徙，得與巖正相直，色狀俱變，遂爲金橋，大略如吳江垂虹，而兩旁各有紫雲捧之。凡自午未雲物淨，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沒。

丁酉，下山。始登山時，雖躋攀艱難，有繩曳其前，猶險而不危。下山時雖復以繩縋輿後，梯下輿夫難著脚，愈險且危。下山漸覺暑氣，以次減去綿衲。午至白水寺，則絺綌如故。聞昨暮寺中大雷雨，峯頂夕陽快晴，元不知也。食後游黑水，過虎溪橋，奔流激湍，大略似雙溪而小不及。始開山僧自白水尋勝至此，溪漲不可渡，有虎蹲伏其傍，因遂跨之，亂流而濟，故以名溪。黑白二水，皆以石色得名。黑水前對月峯，棟宇清潔。宿寺中東閣。

秋七月，戊戌朔，離黑水，復過白水寺，前渡雙溪橋，入牛心寺。而後斷路白雲峽，水方漲，碧流白石，照人肺肝，如層冰積雪中。籃輿下行峽淺處，以入寺，飛濤濺沫，襟裾皆濡。境過清，毛髮盡竦。寺對青蓮峯，有白雲青蓮二閣最佳。牛心本孫思邈隱居，相傳時出諸山寺中，人數見之。小說亦載招僧誦經，施

與金錢，正此山故事。有孫仙煉丹竈在峯頂。又淘米泉在白雲峽最深處，去寺數里，水深不可涉。獨訪丹竈，傍多奇石。祠堂後一石尤佳，可以箕踞宴坐。名玩丹石。寺有唐畫羅漢一板，筆跡超妙，眉目津津，欲與人語。成都古畫浮屠像最多，以余所見，皆出此下。蜀畫胡僧，惟盧楞伽之筆爲第一，今見此板，乃知楞伽源流所自。餘十五板亡之矣。此寺卽繼業三藏所作。業姓王氏，耀州人，隸東京天壽院。乾德（二七）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一八）書。業與遣中，至開寶（一九）九年始歸寺。業詣闕進所得梵夾舍利等，詔擇名山修習。登峨眉北望牛心，衆峯環翊，遂作庵居，已而爲寺。業年八十四而終。出牛心，復過東峯之前，入新峨眉觀。自觀前山開新路，極峻斗下，冒雨以遊龍門。謁蹶數里，歛（二〇）至一處，溪澗自兩山石門中湧出，是爲龍門峽。以一葉舟，棹入石門，兩岸千丈巖壁，色如碧玉，刻削光潤。入峽千餘丈，有兩瀑布各出一巖頂，相對飛下。嵌根有盤石承之，激爲飛雨，濺沫峽舟，過其前，衣皆沾溼。又數丈，半巖有圓龕，去水可二丈，以木梯升之，卽龍洞也。峽中紺碧無底，石寒水清，非復人世。舟行數十步，石壁益峻，水益湍，急回棹。舟人云：「前去更奇！」以雨大作，加飛瀑沾濡，暑肌起粟，骨驚神懍，（二二）凜乎其不可以久留也。昔嘗聞峨眉雙溪，不減廬山三峽，前日過之，眞奇觀。及至



龍門，則雙溪又在下風，蓋天下峽泉之勝，當以龍門爲第一。然其路嶮絕，亂石當道，將至峽，必捨輿蹠草履，經營傾步於槎牙兀嶮（三）中，方至峽口。蓋大峨峯頂，天下絕觀，蜀人固罕有遊，而龍門又勝絕於山間，遊峨眉者亦罕能到，非好奇喜事，忘勞苦而不憚疾病者，不能至焉。復尋大路出山，初夜始至縣中。

己亥，發峨眉，晚至嘉州。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宋吳郡人。紹興進士，奉使金國，歸除中書舍人。後除四川制置使，召對，拜參知政事。卒年六十八。有石湖居士集。

- （一）峨眉山，在今四川峨眉縣西南。按成大於孝宗淳熙四年五月，自四川制置使召還，中經古蹟形勝，逐日臚載，名吳船錄。此篇卽節選其記大峨山之一段也。
- （二）普賢大士，菩薩名，行爾法界曰普，位隣極聖曰賢，與文殊爲佛門二聖。
- （三）春淙，谷水流聲也。
- （四）孫思邈，唐華原人。善言莊老，居太白山，顯慶中召見，拜諫議大夫。稱疾還山，永淳初卒，年百餘歲。
- （五）麴塵，酒麴所生細菌，淡黃色，輕揚爲塵，故謂淡黃色曰麴塵，亦作鞠塵。
- （六）崇靈，宋徽宗年號。
- （七）嘉祐，宋仁宗年號。
- （八）尙方，官名，主作禁中器物。
- （九）鑰石，鑰音箭，自然銅之精也，色如黃金，與爐甘石煉之，則爲鑰石。
- （一〇）唾紙，亦稱煮餅箋。

普通多用作書畫紙之精造者。(一一)輪相、觀佛三昧海經：「佛舉足時，足下千幅輪相。」謂足掌紋如千幅輪也。(一二)兜羅綿雲、翻譯名義集：「兜羅綿或云妬羅綿。妬羅、樹名，綿從樹生，因而並稱，如柳絮也。」此謂雲如兜羅綿狀。(一三)鬚音三，亂髮也。(一四)縹、綿也。(一五)辟支、梵語，獨覺之義。(一六)辟易、退避也。(一七)乾德、宋太祖年號。(一八)舍利即舍利子，釋迦既卒，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貝多、樹名，樓閣之屬，五印度皆有之。其葉可裁爲紙，用以寫經，故稱經亦謂貝葉。(一九)開寶、亦宋太祖年號。(二〇)歎、許靈切，急也。(二一)懣、同慄。(二二)兀臬、亦作兀臬，瓊瑛，不安也。嶠音孽。

(選自吳船錄)

## 遊天平山(二)錄

宋周必大

五月丁亥，早，范至能顏休文相別於閭門外。唐致遠聯舟遶城，望姑蘇館而過，八里至橫塘，又數里至黃山，又數里過木瀆，遂至靈岩院。至能走价送薰香松黃新茶，其簡云：「來日登天平，須攀援至

遠公(二)亭及諸石屏處。白雲泉名在水品，其色凝白，蓋乳泉也。張又新(三)以虎丘石井松江在第三第六，而下此泉，未知如何？試一別之。向壽老(四)欲作亭泉上，及別築遠公亭石上。山路旁有石龜，極形似，向亦有名，近無知者。忠烈廟具有文正(五)以下畫像掛壁，謁之。」

丙辰早，升小車，過天平，下嶺甚峻，約數里，至白雲寺。圖經云：「唐寶曆二年置，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本遠公道場，今范文正公功德院。寺有白樂天、蘇子美、王君玉、蔣希魯詩刻。欲因致遠登山，而脚力頓疲難之，然思至能簡中語，恐遺恨他年，遂奮衣右轉而上。酌白雲泉，甚白而甘。躡石蹬至卓筆峯，峯高數丈，截然立雙石之上，附著脆韌，疑其將墜。餘如屏如蟲，或插或倚，備極奇怪。行十六七里，石愈衆，而力愈憊，乃循左徑訪石屋。三面壁立，覆以二大石，少休其中。下至小石屋，一石覆之。又下至飛來峯，高二丈，上銳下侈，微附盤石，前臨崖谷，茲其異也。又東下遠公庵，一名望湖臺，正直寺後。又下至五丈石，以閣石上。次至頭陀岩，有蓋斜蔽之。次至龜石，脊勢隱起，名不虛得。此山大抵皆石也，塊形詭狀，可喜可愕。今日適疲倦，又尙暑，不能窮其巔，然郡人能至子之所至者寡矣，況遊客乎！

歸寺，欲拜文正及四子畫像，坐待魚鑰。(六)移時乃至。明日，蓋文正忌辰云。

周必大（一一二六一—二〇六）字子充，一字洪道，自號平園老史，宋廬陵人。紹興進士，孝宗時，權給事中，後拜右丞相，封濟國公。歷光宗、寧宗二朝，慶元初以少傅致仕。卒年八十一，謚文忠。有平園集等。

（一）天平山，在今江蘇吳縣西二十里。巍然特立，山頂正平，故名。（二）遠公，宋僧明遠也。（三）張又新，字孔昭，唐陸渾人。元

和進士，官終左司郎中，著有煎茶水記。（四）壽老，宋僧。（五）文正，指范仲淹，謚文正。（六）魚鑰，芝田錄：「門鑰必以魚取

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選自平園集）

## 東遊略記

金元好問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于泰安。（一）侯以予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略記之，以備遺忘。

郭巨（二）廟在長清（三）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四）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

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五）所記幘頭，但不展脚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六）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七）而不苦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臯祭文。

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八）三年，東平陳彥元廟記云：「盧城圯，澗中得唐中和（九）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爲晉所敗，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爲格，而今爲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一〇）中契丹寇兗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而妄爲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何預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一一）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朝。」今榜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

靈岩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雞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亡矣。絕景亭在方山之下，絕類嵩山，法王党承旨世傑（一二）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

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子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徧考耶？梁縣香山寺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悲化現之所。子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揆叔文，蘇轍子由，吳棫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

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峯，曰秦觀，曰觀越觀，曰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崖。太史公謂太山鷄一鳴，日出三丈，而子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鷄宿山上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味爽間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岳祠在城中，大定（二三）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於貞祐（一四）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一五）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帝之號見於

此岱岳觀有漢柏，柯葉甚茂，東有岳岳亭。山水自溪澗而下，就兩崖爲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屏，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絕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獻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種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並簽登太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幟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冢墓，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一六）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剝落，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一七）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徠先生石守道也。

龍泉寺在平陰（一八）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元好問（一一九〇—一二五七）字裕之，號遺山，金太原秀容人。興定進士，官至尙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元世祖在邸，聞其名，將以館閣處之，未用而卒，年六十八。有遺山集等。

（一）泰安，金州名，卽今山東泰安縣。（二）郭巨，漢隆慮人，孝子。（三）長清，故城在今山東長清縣東南三十里。（四）武平，

南北朝北齊溫公年號。（五）沈存中，名括，宋錢塘人。嘉祐進士，博學無所不通，著有夢溪筆談等書。（六）磨崖，碑名，唐玄宗

紀泰山銘碑，卽磨崖碑之一。（七）南朝齊梁二朝，文體輕艷，世稱齊梁體。（八）大觀，宋徽宗年號。（九）中和，唐僖宗年號。

（一〇）景德，宋眞宗年號。（一一）齊東野人語，齊國東鄙野人之語，言不足信也。（一二）党承旨卽党懷英，字世傑，金馮

翊人。大定進士，能屬文，尤工篆籀。承安中，累遷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獻。（一三）大定，金世宗年號。（一四）眞祐，金宣宗年

號。（一五）大中，唐宣宗年號。（一六）大中祥符，宋眞宗年號。（一七）爾先生，爲宋孫復石介。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

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介字守道，兗州人。嘗躬耕徯徯山下，以易教授，魯人號爲徯徯先生。（一八）平

陰，今山東平陰縣。

（選自遺山文集）



## 遊龍山(二)記

元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一)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二)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四)以來，白鴈門(五)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六)吾友渾源劉京叔(七)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斬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遊焉。

今年夏，因赴試武川(八)歸，道渾水(九)修謁于玉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浹，(一〇)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

若拱而提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郁。(一一)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淨溜者焉；洑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亦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冒(一二)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陟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歧，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巘岈(一三)巧闢，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峯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弈局然，徜徉者久之。蚤綠(一四)入西方丈，觀故候，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概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

巖下，置酒小酌。

日既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脩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逾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釀，談辯盪起，各主其家山爲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一五）者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軒。

明旦復來，各有詩識于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欽峯，坐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袂。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嶮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有。抵暮，迺得平地，宿李氏山家。

臥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兒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豈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

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一六）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記。

麻革，字信之，元虞鄉人。金正大中，與張澄、杜仁傑輩隱內鄉山中，教授生徒，日以作詩爲業，人稱貽溪先生，有貽溪集。

（一）龍山，在今山西渾源縣西南四十里，亦名封龍山。（二）中條，山名，在今山西永濟縣東南，南跨虞鄉，山狹而長，東太行，西

華嶽，此山居中，故名中條。王官，谷名，在中條山中。五老，山名，在虞鄉縣西南。（三）太華，卽西嶽華山。（四）此指金哀宗爲元

所滅。（五）雁門山，在山西代縣西北。（六）居延，漢縣名，今甘肅酒泉縣邊外，蒙古額濟納旗境。（七）京叔，劉祁字，金山西

渾源人，入元後，選授山西東路考試官。著有歸潛志。（八）武川，今綏遠省武川縣。（九）渾水，卽桑乾河，源出山西馬邑縣。

（一〇）周浹，周匝也，此言前語猶未完也。（一一）被舊醞郁，草木繁茂華盛貌。（一二）冒音絹，掛也。（一三）攢，旣音攢，龍

山銳貌。（一四）鬢，謂特髻附以上升也。（一五）見詩衛淇奥篇。（一六）于于，行貌。

（選自元文類）

## 遊鍾山（二）記

明宋濂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吳大帝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卽其地也。

歲辛丑二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二）二君游。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三）謝公墩（四）隱起其後。西對部婁（五）小邱，部婁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修靜（六）茱萸園，齊文惠太子（七）博望苑，白煙涼草，離離蕤蕤，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玉虺（八）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職者栽之，遺種至今。抵圓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九）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惟寺爲盛。近燬於兵，外三門僅存。自門左折入廣慈丈室，謁欽上人，上人出，三人自爲賓主。適松花正開，黃粉麩麩（一〇）觸人，捉筆聯松花詩，詩不就。子獨出行甬道間，會章君三益（一一）至，遂執

手至翠微亭，登玩珠峯。峯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二二）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二三）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圖或現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履，神龍（二四）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居，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顏米芾（一五）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楹，中斲爲方，下刻二鬼擎之。方上書云：「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融（一六）匾法，定爲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一七）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剏雪竹亭，與李公麟（一八）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一九）中，胡僧曇來棲，山龍爲致此泉，今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卽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二〇）受苦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岩，道卿，葉清臣（二一）字也，嘗來游，故名。有僧宴坐岩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桴粥，（二二）聞人聲，哀哀（二三）起，岩草中。從此至靜壇，多臧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偃，惟泉紺淨沈沈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去，子還廣慈。二君熟寐方覺，呼燈起坐，共談古豪傑事，廁以險語，聽者爲改視。

明日甲辰，予同二君游崇禔院，院文皇（二四）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略具。揉柏爲麋鹿形，柏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挂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全師，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游。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僧采葑，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額，額有瘢可驗。子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給我，扶兩騶奴，登惟秀亭。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芒屨，倚騶奴肩，蹠蹠（二五）行，息促甚，張叻作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溼，牒牒（二六）據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闊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卽宋北郊壇祀四神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冢，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二七）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憩，思欲借棚褥臥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不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徑至焉。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雞籠山下接落星澗，澗水澎澎（二八）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之，擊石爲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厓尋一人泉，泉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二九）潭大如盎，有龍當可居。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

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羣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鈎衣，足數躓，咽唇焦甚。幸至七佛庵，庵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卽踞泉巖，（三〇）衫袂落水，不暇救，三嚙，神明漸復。庵後有太子巖，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遊，庵中僧出肅，面有新瘢。詢之，卽向采葺者，心益動，遂舍巖問別徑以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湖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肴核滿地，一髻童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賦詩大曠，酒盡徑去矣。」子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子笑而不答。劉君曰：「是矣！子幸不葬虎腹，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至僂笑鈎之，出異響，畏脅之，皆不動。子與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游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往，乃還。

按地里志，江南名山，惟衡廬茅蔣，蔣山固無聳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爲望秩（三一）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勰，齊周顒，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牟（三二）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鳥沒雲散，多不知其處。惟見龔兒牧豎，跳嘯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



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子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人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子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煙霞中，有所不恨，他尙何望哉！他尙何望哉！章君約重遊未遂，因歷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宋濂（一三一〇—一三八一）字景濂，明浦江人。元時授翰林編修，辭不就。後仕明，累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諡文憲，有宋學士集。

（一）鍾山，在今首都中山門外，一名紫荆山，又名聖遊山，北山。其他別稱見本文。以岡巒盤環，巖泉清麗著稱。（二）夏允中，名

煜，明初江寧人，工詩文。（三）半山報寧寺，王安石故宅，寺前雙楹，傳爲安石手植。由舊城東門至鍾山，此爲半道，故名。安石自

號半山，元豐間居此，捨宅爲寺，賜名報寧。安石，哲宗時封舒王，故稱舒王故宅。（四）謝公墩，在牛山寺側，晉謝安與王羲之嘗

登此墩，超然有高世之志，故名。（五）部婁與培婁同，小阜也。（六）陸修靜，字見寂，南朝宋東遷人，博精象緯，好方外游。

（七）文惠太子，姓蕭名長懋，南朝齊武帝長子，好釋氏，卒諡文惠。（八）王虺，蛇之大者。（九）太平興國寺，梁天監中，誌公所

建，原係靈谷寺，亦稱開善寺，宋改稱此名，又改稱蔣山寺。（一〇）甄鬚，細長貌，甄音三。（一一）三益，明龍泉章溢字，元末統

鄉兵屢平劇盜，明太祖時，累拜御史中丞。（一二）寶誌大士，南朝梁武帝時高僧，武帝嘗呼之曰誌公。（一三）四阿，四柱也。

(一四)神龍、唐武后年號。(一五)米芾、宋襄陽人，工書畫，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自成一家。(一六)融，似指梁王融。

善畫古今雜體書。(一七)張僧繇、南北朝梁之畫家，官吳興太守，善畫山水佛像。(一八)李公麟，字伯時，宋元祐進士，善畫

山水佛像，山水似李思訓，佛像近吳道子。(一九)天監，梁武帝年號。(二〇)姚察，字伯察，陳武康人，入隋授祕書丞，勅撰梁

陳二史，未成卒。(二一)葉清臣，宋天聖進士，累擢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二二)桴弱與野育通。(二三)夏竦，介然獨立之

貌。(二四)文皇，指元文宗，圖帖睦爾，嘗居建康。(二五)蹠蹠，行無常貌，時行時止也。(二六)牒，通疊，累也。(二七)孫陵

岡，在鍾山南麓，吳大帝陵墓，故名。(二八)漉，本作澆，音澆，水流貌。(二九)黑龍潭，在鉢山之前，即唐顏魯公放生池。

(三〇)剌嚙，汲引而嚙之也。剌音拘。(三一)望秩，漢書郊祀志：「望秩於山川。」注謂：「在遠者而望祭之。」(三二)謝尚、

字仁祖，善音樂，博綜衆藝，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雷次宗，字仲倫，隱居不仕，嘗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後築室鍾山，名其

館曰招隱。劉勰，字伯猷，大明初以平廣陵功，封金城縣侯。元徽初，桂陽王休範作亂，奄至建業，勰戰死。周顒，字彥倫，建元中，

爲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終國子博士。吳苞，字天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屢徵不起。孔嗣之，字敬伯，自廬江郡守去

官，隱居鍾山。阮孝緒，字士宗，性至孝，嘗聽講於鍾山，母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劉孝標、

字孝綽，官至祕書監，所著文辭，爲世所宗。韋渠牟，少警悟，工爲詩，李白授以古樂府，去爲道士，更爲浮屠，已而復冠，官四門博

士，累擢至太常卿。

(選自明文在)

## 松風閣記

明劉基

松風閣在金雞峯(一)下活水源(二)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

蓋閣後之峯，獨高於羣峯，而松又在峯頂，仰視如幢葆(三)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袿(四)蜿蜒，輾轉(五)徘徊，影落簷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爲之明。有聲如吹塤篪，如(六)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七)馳驟，劍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蟲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爲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八)爲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子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

日。乃歸。至正（九）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劉基（一三一—一三七五）字伯溫，明奇田人。元末進士，官高安丞。後棄官歸，從明太祖平定天下，授太史令，累遷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卒年六十五，諡文成，有誠意伯集。

（一）金雞峯，在今浙江紹興縣境。（二）活水源，據作者活水源記云：「松風閣有泉焉，深不踰尺，而澄澈可鑿，俯視則巖上松

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祕齊卿白野公恆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三）儀仗中之旌旗華蓋曰幟葆。（四）離徒，或

作離徒，鳥毛羽始生貌。徒音漸，同禿。（五）轆轤音交葛，雜亂貌。（六）壘篪音蕭馳，樂器名。（七）鐵馬，簷馬也，懸於簷間，風

起則琤琮有聲。（八）六塵，佛家語，謂聲、色、香、味、觸、法六境也，此六境與六根接，則全污淨心，故謂之塵。（九）至正，元順帝年

號。

（選自誠意伯文集）

## 遊龍門山（二）記

明薛瑄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山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

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前，於此爲大。由東南麓穴巖構木，桴虛駕水，爲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疎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

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甃甃（二）石爲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岩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

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憑空爲樓。樓心穴板，上置井牀，轆轤懸緜（三）汲河。憑欄檻，涼風飄瀟，若列禦寇（四）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崖相去尋尺，上橫老槎（五）爲橋，躋步（六）以渡。谷北二百武有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與河際。遂窮祠東，有石龕，窿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鼎，

若編磬，若璫未鑿，若鑛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牀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雲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燥，但淒神寒肌，不可久處。

復自樣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七）元年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同遊者楊景瑞也。

薛瑄（一三九二—一四六四）字德溫，號敬軒，明河津人。永樂進士，宣德中授御史。累官大理寺丞，翰林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文清。有薛文清集。

（一）龍門山，在今山西河津縣西北二十五里，陝西韓城縣東北八十里。其山兩峯壁立，上合下開，河水逕流其間，形如門闕，故名。亦名禹門，謂大禹所鑿也。（二）磬，砌也。磬即壩也。（三）緇，音樞，綆也，用以汲水。（四）列禦寇，戰國鄭人，與莊周同時。其學本黃老，今有列子一書，即題爲禦寇所撰。（五）棧，棟也。（六）躡步，小步也，累足而行曰躡步。躡音積。（七）宣德，明宣宗年號。

## 華山（二）記

明李裕

太華山奠雍州爲西嶽，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石壁雄竦，羣山奔附。登躋之徑，險絕斗峻，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昔韓昌黎嘗登山巔，顧視其險，戰慄慟哭，得華陰令計護下之。（一）故今士大夫，非雅好山水不憚艱險者，亦鮮登也。

天順（三）間，余嘗巡按是邦，道經山下，仰望芙蓉明星玉女諸峯，駢立天南，層巒疊嶂，如屏如幃，彩翠雲濤，競秀獻狀，令人心目俱馳。時王事靡盬，（四）未獲寄跡其間，今待罪藩司，旋奉璽書北召，實成化辛卯（五）正月二日，扃行，副使宋顯章馮仕定提學僉事伍天錫追送，十六日抵華陰，同謁太華祠。三人復邀余登山，必欲躋絕頂，令縣官預修路徑。

明日三人各具酒榼以隨余，肩輿出郭，南行一里許，騁目平原曲阜，或凹或窪，而深溪鉅澗，水流觸石，若轟雷吼。村落中無崇林茂樹，惟茅舍數家。稍南渡澗，折西而南四里，卽陳希夷（六）庵。希夷舉

唐進士不第，遂辟穀此山，恆閉戶臥，累月不起。庵前有睡洞，遺像在焉。觀其辭召語云：「一片野心，被白雲留住。」襟懷飄灑，翛然仙人也。顯章出所攜具，飲於庵中。余四人復肩輿折東而南，二里至山麓，皆巨石平布，不可踰。緣溪小徑行三里，至張超谷，是希夷葬所。棺半露岩腹，隱隱見之。忽雲起風烈，寒威薄人，遂緣山溪折西行五里，趨雲臺觀。問道士，云：「始始前唐，亦希夷寓所，堙於兵燹，洪武中重建臺殿，門堂甚整飾。頃刻大雪紛集，下深尺許。天錫命道士鼓琴，交相酬酢，頽然就醉。遂取唐王維華岳詩：「西岳出浮雲，積翠在太清」之句，分韻各賦二詩。歸途冒雪入城，已昏暮矣。」

李裕字資德，明豐城人。景泰進士，授御史。天順中，巡按陝西，上安邊八事，有直聲。

(一) 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十里，即五嶽之西嶽也。以西有少華，故一稱太華。

(二) 按此事載唐人小說中，慮有登絕頂下

告張籍云：「磴巖遶拳躄，梯躑蹶伶俜。悔狂已昨齒，垂誠乃鑽銘。」似爲可信。

(三) 天順，明英宗重祚後年號。(四) 王事靡

盥，本詩杜中語。靡盬，謂無暇也。鹽音古。(五) 成化，明憲宗年號，辛卯爲七年。

(六) 陳希夷，即陳搏，字圖南，宋晉州真源人。

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初隱武當山，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後移居華山。宋太宗甚重之，賜號希夷先生，端拱初卒，著有指玄篇等。



## 恆山（一）遊記

明喬宇

北嶽在渾源州之南，紛綴典籍，書著其爲舜北巡狩之所爲恆山，水經著其高三千九百丈爲玄嶽，福地記著其周圍一百三十里爲總玄之天。子家太行白岩之傍，距嶽五百餘里，心竊慕之，未及登覽，懷想者二十餘年。

至正德（二）改元，奉天子命，分告於西蕃園陵鎮瀆，道經渾源，去北嶽僅十里許，遂南行至麓。其勢馮馮熅熅，（三）恣生於天，縱盤於地，其胸盪高雲，其巔經赤日。余載喜載愕，斂色循坡，東迤嶺北而上，最多珍花靈草，枝態不類，桃芳李葩，映帶左右。山半稍憩，俯深窺高，如緣虛歷空。上七里，是爲虎風口，其間多橫松強柏，狀如飛龍怒虬，葉皆四衍，蒙蒙然怪其太茂。從者云：「是嶽神所寶護，人樵尺寸必有殃，故環山之斧不敢至。」

其上路益險，登程三里，始至嶽廟。頽楹古像，余肅顏再拜。廟之上有飛石窟，兩岸壁立，豁然中虛，

相傳飛於曲陽縣，(四)今尚有石突峙，故歷代怯升登者，就祠於曲陽，以爲亦嶽靈所寓也。然歲之春，走千里之民，來焚香於廟下，有禱輒應，赫昭於四方如此，豈但護松柏然哉！余遂題於懸崖，筆詩於碑，及新廟之廳上。

又數十步許爲聚仙臺，臺上有石坪，於是振衣絕頂而放覽焉，東則漁陽上谷，西則大同以南，奔峯來趨，北盡渾源雲中之景，南目五臺，隱隱在三百里外，而翠屏五峯畫錦封龍諸山，皆俯首伏脊於其下。因想有虞君臣會朝之事，不覺愴然。又憶在京都時，嘗夢登高山眺遠，今灼灼與夢無異，故知茲遊非偶然者。

喬字字希大，明樂平人，成化進士，武宗時官南京兵部尙書。宸濠反，字嚴爲警備，宸濠遂不敢東，論功加少保。世宗初爲吏部尙書，卒諡莊簡，著有遊記甚多。

(一)恆山，在今山西渾源縣東南二十里，五嶽之北嶽也，亦謂之玄嶽。(二)正德，明武宗年號。(三)馮，盛滿貌。熯熯，燿燿

貌。(四)曲陽縣，在今河北省境。

## 遊衡嶽（二）記

明顧璘

嘉靖丁酉，（一）姑蘇顧璘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建節撫楚，維十有一月，巡方間俗，自長沙赴衡，期謁南嶽，屬雨雪沍寒，彌旬弗解。至安仁，始見日，入衡，乃霽，昭若春半。念七日厥明，同按察司副使姜君儀謁奠於廟訖，乘笏輿由中嶺登山。過集賢峯麓，望胡文定（三）書院，不及謁，訪鄴侯宅，皆無知者。沿絡絲潭透迤以上，水聲淅然盈耳。左右望天柱紫蓋諸峯，揭在雲表，崑崙峻嶒（四）如他方名山者，支分疊出，不可指數，卽所謂七十二峯也。間從行道士，多莫舉其名。從者持旌戟前後列行，續續如行蟻，漸陟霄漢，人不自覺。

午至半山亭飯，問所謂祝融峯（五）者，尙不可望。再歷側刀峯益峻絕，夷徑多竹頭，積雪披壓，撥塞履危，凡幾陟降，乃見祝融兩尖，猶未卽至。盤旋半崖，度飛來船石，觀宋徽壽嶽大書。再經觀音岩，則巖巖竄崎（六）奇峭之狀，蓋山之勝處在是也。晡時至絕頂，見石上唐宋人刻名甚多，略知李義山陳

從古數公，餘不悉記。踏雪尋太陽泉，凍結不流。下循石壁題名。過會仙橋，立懸崖小飲而返。宿上封寺，勁風終夜，震撼戶牖。僧云：「四時長然，雖盛夏亦擁衾，當晝無汗。」豈所謂罡風者乎？其高可想。

翌日黎明，被貉裘，登望日臺觀日出，如火輪湧起水底，遲回搖曳，漸上高漢，奇莫能狀。凡此皆以晴霽得盡其勝。至二十九日出方廣歸城，中途而雨，是後遂陰晦，雪霰連集矣。或曰：使此行前後二三日皆若此，不獲遂，亦可謂甚幸矣哉。

夫五嶽，名山也，歷人甚衆，相傳爲故事者特鮮，將難其稱乎？然泰山以孔子小天下傳（七）特出。孟子寓言，固非其實。嵩山傳漢武三呼萬歲之事（八）頗涉虛誕，亦著爲典，蓋孔子大聖，漢武天王也。其尊大實重於岳，苟有寄託，則交賴以爲勝，故傳不朽，何必事有無哉！若衡山所傳，乃韓昌黎開雲朱張濬雪二事（九）其實亦偶然語耳。今書林藝圃，誇詡欣豔，張爲七十二峯之藻色，言必舉之，不亦係乎其人哉？璘今日之遊，較諸三公之跡，若猶有奇焉者，然過則泯矣，實以璘莫爲之地也。然則人士微渺，欲馳聲千載，事豈在大，要亦先修其大者爲之本乎！

顧璘（一四七六一—一五四五）字華玉，號東橋，明蘇州人。弘治進士，授廣平知縣，仕至南京刑部尙書。晚罷歸，構息園，客常滿。

卒年七十，有息園詩文稿等。

(一)衡嶽即衡山，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即五嶽之南嶽也。(二)嘉靖，爲明世宗年號。丁酉，十六年也。(三)胡文定

即胡安國，字康侯，宋崇安人。紹聖進士，足不躡櫺門。紹興六年，以寶文閣學士隱居衡山，與子寅宏及朱熹張栻講學其中，卒謚

文定。(四)崔嵬峻嶒，均爲形容山高峻貌。崔嵬音律元。(五)祝融峯，爲衡山七十二峯之最高者，相傳爲古祝融君游息之

所，故名。(六)巖崿巖崎，亦均形容山高峻貌。(七)孟子盡心上：「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八)漢書武帝本紀：「春正月，行幸緜氏，登嵩高，聞呼萬歲者三，令祠官加增太

寶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嵩高。」(九)韓愈以貞元十九年由監察御史貶陽山令，道經衡岳，陰雨

冥晦，愈默禱，雲爲之開。至今岳祠旁有開雲樓。宋朱熹張栻以乾道三年冬同遊南嶽。來時陰雲四合，天雪紛集，從者皆有倦色，

至明日竟霽。明鄧淮於嶽前爲建雪霽堂。

## 遊點蒼山(一)記

明楊慎

自余爲僂人，所歷道途萬有餘里。齊魯楚越之間，號稱名山水者，無不游已。乃泛洞庭，踰衡廬，出夜郎，道碧雞而西也。其餘山水，蓋飲聞而厭見矣。及至樸榆之境，一望點蒼，不覺神爽飛越。比入龍尾關，且行且玩，山則蒼龍疊翠，海則半月拖藍，城郭奠山海之間，樓閣出烟雲之上，香風滿道，芳氣襲人。余時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如久臥而起作，然後知吾曩者之未嘗見山水，而見自今始。

嘉靖庚寅，(一)約同中谿李公，爲點蒼之遊。二月辛酉，自龍尾關窺天生橋，夜宿海珠寺，候龍關曉月。兩山千仞，中虛一峽，如排闥然。落月中懸，其時天在海底，中谿與子各賦一詩，詩成而月猶不移，真奇觀也。下山乘舟至海門，關小飲。

壬戌復行入關，由混混亭而升覺真菴，北折入谷口，觀寶林寺山茶。因叩圓海寺，淪茗。(三)袁泉，坐於萬松之陰，已乃拄杖下北澗，渡石關，至鶴頂寺。松竹蔭軒，洱波。(四)在席，相與趺坐酌酒。時夕陽已沉，西山缺處，猶露日影，紅黃一線，本細末寬，自山而下，直射洱波。僧曰：「此卽鴛浦夕陽也。」餘波皆碧，獨此處日光湧金，時有鴛鴦羣浴。今則網罟太密，此景時有時無，不常然也。曰：「但觀于湧金，流采已自勝耳。」

癸亥，北循山坡，至金相寺廢址，有唐碑，爲高僧講經處。盤山脚而西，至松蘿崖，石洞幽勝，相與酌酒賦詩，暮投感通寺樓，篝燈夜坐，聞寺僧誦等字。(五)中谿曰：「六書中轉注，實非考老。」(六)而宋人妄擬，後世學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無述，願公任之。」予遂操筆書轉注之例約千餘字，彙爲一編。中谿題其額，曰寫韻樓。寓此凡二旬日而去。茲寺有高皇(七)詩十八章，鐫碑山門院，凡三十六，今存者僅半耳。

三月乙酉，北行五里，有寺曰玉局，內有昭文祠，土人祀唐御史杜光庭之所。西南有一谿，壘嶸承流，水色瑩徹。其中石子粼粼，青碧璀璨，宛如寶玉之麗，其名曰清碧溪。緣山麓北行二里至天臺，有諸葛武侯畫卦石，土人於石上建八塔，以識侯之蹟云。東行一里至弘聖寺，有浮圖高二百尺，規制嚴整，考之野史，爲隋文帝時勒建者；或曰阿育王。北行二里，至點蒼神祠，卽唐書載史臣與南詔設盟處也。翠微有岩，異香酷烈，予二人不能上，令人候之，果然。廟後有間俗亭，俯瞰城郭樓觀，海波萬頃，澗松縈雲，巖雪映日。酤酒更酌，村人薦米糲，食而甘之，旣醉旣飽。下山北行，二里抵三塔寺宿。寺有七樓八殿，皆中谿重加修建者。中谿有書樓在焉，因留連累日。芒鞋藜杖，相與入瀑布溪，懸流百尺，其承流處有

石如盤，盤中有一石，爲瀑流所激，跳躍如馬，聲如雷鉤（八）石壁上有朱字詩，爲濺沫所塗，遠不可辨，憶當時題刻，懸構千仞之上，非大力不能也。

壬辰，登帝釋寺，松蘿蒼翠，因止宿焉。夜中靜默，聆丁東琳琅，如琵琶笙簫，又如琴瑟，有頃而寂。舊聞茲地，夜聆天樂，故名其峯曰應樂。中谿曰：「豈山腹空洞萬竅遞響耶？」子曰：「如此則不應有作止也。」僧曰：「世傳空中隕石，上有帝釋像，今所奉者是已。帝釋爲天主中最尊，故有天樂隨之。」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言，此亦世外事，不可以臆見度，其是非也。」

癸巳，北渡兩澗，乃至無爲寺。有汝南王碑，聲如玉磬，清越可聽，因以木擊之，歌少陵「春山相求」之詩。聞北岡有元世祖駐蹕臺，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至，遂趨屋下避雨，軒窗洞豁，最堪游目，則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子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中谿曰：「此點蒼十景之一，所謂『晴川秧雨』者是已。每歲五月，溪上日日有雨，田野時時放晴，故刈麥插秧，兩無所妨。世傳觀音大士授記而然。」西上里許，有寺曰救疫，山泉甘冽，疫者飲之，可以已病，寺因得名。北去四里，登鶴雲寺，寺有仙女池，沖舉石，相與坐嘯久之。又北六里至石雲寺，沿溪而西，過獨木橋，升寶華寺。其地多花卉，紅紫相間，



乃移枕簟以息。中谿弟仲春叔季和，預煮醇酒於叢薄中，忽從滴乳巖傍出見，不覺驚喜，拍手大笑，因引滿盡醉。是夜臥草菴，殊覺快適。

甲午，同上悉達場，遙見瓦屋，懸構於蒼煙之上，扁曰中谿小隱。時已入夏，猶圍火而臥。晨起窺石洞，猗綠細路，下臨百仞。比歸，頗有垂堂（九）之悔，出山因以相規云。

丁酉，至陽谿，歷遺愛寺，觀舍利塔。入溪三里，有一石門如圓月者，羅刹洞也。世傳觀音大士閉羅刹於其中云。又西行八九里，至出佛洞，巖壑幽絕，可以結廬。又西六里爲洞天山，層巒疊嶂，望之蔚然。顧徑路崎仄，且空山無人，乃旋轡出谷，宿遺愛寺。中谿謂予曰：「不見廬山真面目，只因人在此山中，一必須東泛淇水，臥數溪峯，庶盡點蒼之變耳。」

己亥，由上關水月樓，放舟遵島嶼而南，至金榜寺，搖落無僧。又南觀青巖寺，前巨人跡，已乃南泛。有崖飛出水面，曰雞額山，維舟山隙，（一〇）徒步而升。石磴盤旋，可三百武，則見削壁卷阿，正向點蒼。十九溪峯盡在几席右。山巔積雪，山腰白雲，天巧神工，各呈其伎。予曰：「此非點蒼真面目乎？微公幾失此奇觀矣！」相與訂約結社，以終餘年。經營其地，約二十畝，可爲蔬圃。草間得柱礎古瓦，知爲寺場。

也，往來久之。僮僕於灌莽中得一石洞，簷牙戶牖，大類人居。中可容二榻，喜不自勝，曰：「此可免結屋之勞矣。」酌酒相慶，戀戀不能去。榜人催促，予二人相向惆悵，恐不能復來。勉從入舟，則天光澄淨，波紋沄沄，遵崖壁而南。壁下石窟，有深有淺，皆漁家婦子居之。生事蕭條，身無完衣。指子舟中几案食器，互相問詰，蓋素所未見也。予二人不忍其窮，各解衣投米。問其男子何在，曰：「欠課爲官家所繫。」其情可悲也。又南至鐵雨崖，云是羅刹欲背盟逃逝，大士雨鐵以止之，是其跡也。崖面如蜂房蟻窩，大者栖鵲鷓，小者巢蝠鴿，聞舟人喧，驚出而羣飛。又南至赤文島，云是大士買地券，字如蠹篆，不可辨識。曠色欲來，河水浮綠。乃舉棹西向洱水龍祠，辭舟登閣。自念放逐以來，得此佳遊，真如隔生事矣。中谿與子賡和詩若干首，彙爲一帙，題曰點蒼雜詠云。

楊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字用修，號升菴，明成都人。正德進士，授修撰。世宗立，充經筵講官。大禮議起，慎伏門力諫，帝大怒，遣戍雲南永昌衛。卒年七十二。追謚文憲。有升菴集等。

（一）點蒼山，在今雲南大理縣西，亦稱大理山。山腰多白石，白質黑章，有山川雲物之狀，世稱大理石，頗名貴。（二）嘉靖，明世宗年號，庚寅爲九年。（三）淪茗，煎茶也。淪音藥。（四）洱波，即洱海，在大理縣東，亦稱洱水，中有三島四洲九曲之勝。（五）

等字，卽反切所用之字也。

(六)六書卽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許慎說文序：「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

也。」(七)高皇，指明太祖。

(八)鑼，呼昆切，鑼鼓聲也。

(九)垂堂，謂近階之地也。此言近階之地，不宜於坐，懼瓦墮而傷之

也。(一〇)隴，音儼，岸也。

(選自升菴集)

## 遊金焦兩山(二)記

明王叔承

丙寅五月，同陳貞甫、范伯楨、仲昭兄弟爲金山遊。自京口度江而西，及山，由修廊左折入寺。廊壁嵌古今碑題數十百，虛敞臨江。寺中觀中冷泉。(一)亭而井之，水經品爲天下第一云。又左右三四折數百步，至吞海亭。又上，則留雲亭，亭立絕頂，所謂妙高峯也。東顧海門，南絕吳越上游，北襟淮揚，長江自岷夔湘蠡湧天西來，分下山足。兩岸商舟萬計，橋立如林，江山奇勝，飄然神爽。下峯而南，至江天閣，懸空俯江，大可憩望，輒倚欄觴咏。可二時許，見月出江上，輒徙酌寺門，面石簞山地飲。山卽郭璞(三)

墓，醞酒弔之。則暮潮與明月作，白如大雪垂天，江寒逼人，不知爲夏。又漁舟明滅波際，如畫工寫意家，素縑飛洒水墨也。忽憶異時同商任叔陸伯玉遊此，今商生客死，陸生病不果來，死生離別，覺江水悠悠者。山有日照崖頭陀崖朝陽洞龍池，會暮夜不及遊。水有善財石，亦曰鶴山，分狀證之，蓋兩肖也。月下捫張清河詩碑，指識其字。議者謂張後無詩，或有誦杜少陵：「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句云。

遊金之明日遊焦，焦山去金山下流十五里。是日風大逆，舟人揚帆就風，橫折而下，倍直道六七，乃抵山。其半有關侯祠，飯焉。去祠左折上，登佳處亭，榴花甚吐，童子折一枝佐飲。見山下江船亂流，僧曰：「漁鱗魚者，斤可十八錢。」買而及釜，猶鱗鱖（四）生動也。右折而上，至吸江亭，則亭對金山，而高倍留雲。山亦大于金，金山峻絕，當津渡要衝，遊者易。焦有田可稻麥，山根多巨奇石，如亂獸臥草中。草樹四垂，如衣女蘿衣者，固幽僻藏勝。夫金焦，伯仲山也，乃坐焦而酌金云。頃之，客有買鱗魚來者，果鮮活，色青，鰓微開合。遂烹魚酌水晶菴石庭。菴瞰江，又面隔江石壁，不減金之長廊耳。會日暮，雲垂垂且雨，乃濯足江渚而去。按東漢焦光（五）隱此，三詔不起，山以名。今嘉靖中楊繼盛（六）又大書「椒山」二字于壁，及其名氏日月。椒山，楊所自號也。蓋焦椒同音，或其自負，楊後竟以劾奸論死，忠臣處士名。

節略等。陳子曰：「焦山亦云椒山矣。」

王叔承名允光，以字行，別號崑崙山人，明吳江人。生平不求仕祿，客大學士李春芳所。性嗜酒，春芳有所撰述，常醉弗應。久之謝歸，遊覽各地山水，有吳越遊編、嶽遊編、楚遊編等。

(一)金焦兩山，俱在江蘇鎮江縣。金山舊在大江中，今則沙漲直接南岸，上有金山寺。焦山孤峙大江中，與金山對峙，世並稱金焦。

(二)中泠泉，亦作中零，又曰龍井，在金山寺旁。(三)郭璞，晉聞喜人，詞賦皆有名。按璞善地理，凡遇吉地，必剪爪髮以瘞之，故璞墓所在皆有。此墓未必即璞葬身處也。(四)鱣鱣，音撥撥，魚尾跳躍貌。(五)焦光，一作焦先，字孝然，隱居京口譙山，

結草爲廬。(六)楊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明容城人，官兵部員外郎，劾嚴嵩十大罪五奸，疏入，竟棄市。穆宗時諡忠愍。

## 張公洞 (一) 記

明王世貞

由義興(二)而左汎曰東九，九者，九里袤也。水皆縹碧，兩山旁襲之，掩映喬木，黃雲儲野，得夕照爲益奇。已泊湖汶，湖汶者，洞所從首逕也。夜過半，忽大雨，滴瀝入蓬戶。余起低回久之，質明始霽。從行

者，余弟敬美，燕人李生，歙人程生，郡人沈生張生。時余病足，李生亦病，爲李覓一兒子，并余弟所攜筇輿三，爲一行，其三人爲一行。

可四里許，抵洞，始隆然若覆墩耳。張生者，故嘗遊焉，謂余當從後洞入，毋從前洞；所以毋從前洞者，前路寬，一覽意輒盡，無復餘意，盡而穿橫關，險陜甚多，中悔不能達。余乃決策從後入，多列炬火前導，始委身一竅，魚貫而下。漸下漸滑，且峻級，不能盡受足，後趾俟前趾發，乃發，迫則以肩相輔。其上隘，又不能盡受肩，如是數十百級，稍稍覩前行人如煙霞中鳥，又聞若甕中語者，發炬則大叫驚絕。巨萬乳皆下垂，岫巖巖錡，（三）玲瓏晶瑩，不可名狀。大抵色若漁陽媚玉，而潤過之。稍西南爲大盤石，石柱踞其上，傍有所謂石牀，丹竈鹽廩者。稍東地欹下而濕，跡之則益濕，且亦窪不可究，卽所謂僊人田也。回顧所入，竅不知幾百丈，熒熒若日中沫，時現時滅。久之，路幾斷，其下穿不二尺所，余扶服過下。上凡百餘級，忽呀然中闢，可容萬人。坐石乳之下，垂者愈益奇，爲五色，自然丹牒，（四）晃爛刺人眼。大者如玉柱，或下垂至地所不及者尺所；（五）或怒發上，不及者亦尺所；或上下際不接者，僅一髮。石狀如潛虬，如躍龍，如奔獅，如踞象，如蓮花，如鐘鼓，如飛仙，如僧胡，詭不可勝紀。余時憊足，益蹇絕，作氣而上。至

石臺，俯視朗然。洞之勝，至是而既（六）矣。會所齋酒脯誤失道，呼水飲之，乃出。

張公者，故漢張道陵，或曰張果，非也。道陵事在蜀頗著。許遠遊貽逸少書，稱金堂玉室仙人芝艸，左元放（七）漢末得道之徒多在焉，此亦豈其一耶？王子曰：「余向所觀石牀丹竈鹽米廩及碁局者，彷彿貌之耳。烏言仙蹟哉？烏言仙蹟哉？」

王世貞（一五二六一—一五九〇）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明太倉人。嘉靖進士，官刑部主事。楊繼盛下獄，時進湯藥，既死，復棺殮之。後累官刑部尙書，移疾歸，卒年六十五。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一）張公洞，在今江蘇宜興縣東南五十五里，相傳漢張道陵修仙於此，故名。道書謂爲第五十八福地。（二）義興，即今宜

興。（三）峒，特起也。嵩音磊，復重疊也。顛，音獻，技，司馬相如上林賦：「岩墮顛錡。」注云：「顛，音隆，風窳折貌。」又云：「顛，音

也，錡，音敬也，上天下小有似敬，也。」（四）螻，音螻，赤石脂之類，可爲顏料。（五）所，不定之辭，尺所，猶言尺許也。（六）既，盡

也。（七）左元放，名慈，後漢廬江人。居天柱山，得石室丹經，明六甲神術。嘗在曹操坐，操顧衆賓，欲得松江鱸魚，慈因求銅盤貯

之，釣之得魚，後操欲殺之，慈卻入壁中，不知所在。

## 遊武夷(二)記

明曹學佺

以七夕前一日發建溪，百里抵萬年宮，謁玉皇太姥十三仙(一)之列。履漢祀壇，卽武帝時所謂以乾魚(三)荐武夷者也。汎舟溪上，可以望羣峯巍然，首出爲大王，次而稍廣爲幔亭。按志，魏子騫爲十三仙地主，築昇真觀於峯頂，有天鑑池，募鶴岩諸勝。以始皇二年，架虹橋而宴，曾孫奏人間可哀之曲。(四)今大王梯絕不可登，幔亭亦惟秋蟬咽衰草矣。玉女兜鑿(五)之下，數里爲一線天，道經友定(六)故城，虎爲政，遊人不敢深入，兩崖相闔者里許，中露天光僅一線。有風洞，白玉蟾(七)斬蛇於此，今祠之，而肅殺之氣猶存云。

移舟過大藏峯，踵御茶園，萬磴而上，其山如鳥巢，蓋魏王易裸服以登天柱者，爲更衣臺。渡隔岸，謁朱子(八)讀書所，拜其遺像，徘徊久之，以一徑入雲窩，陳丹樞(九)修煉之所，存其石竈。出大隱屏，以西登接筍，木梯鐵纜之路，視上則恐錯趾，視下則恐眩目。千盤而度龍脊，乃有仙弈亭可憩。修竹鳴



蟬之外，黃冠（一〇）啓閉於丹房而已。天遊雖稱崔嵬過之，然迢遞可肩輿。入登一覽臺，於是三十六峯之勝，可屈指數矣。

復命舟里許，過隘嶺爲陷石堂。小橋流水之中度石門，而桑麻布野，雞犬聲聞，依稀武陵之境乎！於是望鼓子峯，相近穿修篁五里，木石棧道，相爲鈎連，叩岩石，逢然作鼓聲。岩下爲吳公洞，洞旁爲道院。是遊凡以次達九曲矣，乃歸萬年宮。從山麓走二十里，遊水簾，亂崖飛瀑而下，衣裾如翠微盡濕。以別澗出崇安溪之西楚道上。

曹學佺（一五七四—一六四七）字能始，號石倉，明侯官人。萬歷進士，天啓間官廣西參議，後削籍。崇禎初起副使，辭不就。唐王時，官至禮部尙書。明亡，入山投纜死，年七十四。著作甚多，有石倉集等。

（一）武夷，山名，在今福建崇安縣南三十里，一作武夷，仙霞山脈之起頂也。相傳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名。綿亙百二十里，有三十六峯，三十七岩，清溪九曲之勝，爲福建名山第一。道書以此爲第十六洞昇真化玄之天。

（二）十三仙，相傳爲魏王子濤張湛孫綽趙元奇彭令昭劉景願思遠白石先生馬鳴生並胡氏李氏二魚氏四女子，皆避秦而隱居於此，後皆仙去。

（三）乾

魚，史記封禪書：「武夷君用乾魚。」祀用乾魚，蓋不享牲牢也。

（四）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陵君置酒看會鄉人於峯上。

初召男女二千餘人，如期而往，乃見山逕平坦，虹梁駕空，少頃，空中有呼鄉人爲曾孫，行酒進食，乃命歌師彭令昭唱人聞可哀曲。事見名勝紀。

(五) 玉女兜鑿，皆峯名。

(六) 陳友定字安國，元清流人，世業農，至正中，應募討賊，立寨於此，後爲明太祖所

殺。

(七) 白玉蟾本姓葛名長庚，字如晦，宋閩清人，後爲白氏子，改今名，隱居武夷山，嘉定中詔封紫清真人，著有海瓊集等。

(八) 朱子即朱熹，築有隱屏精舍，後改稱文公書院。

(九) 陳丹楓，宋道士。

(一〇) 黃冠，謂道士也。

## 遊洞庭(二) 諸刹記

明姚希孟

西洞庭多古寺，有十八招提(一)之目，余次序遊之。十七日，從包山至羅漢塢，有寺廢而將興。上方寺亦蒼涼無足觀。是日登縹緲(二)，循山後坡陀而下，問西湖寺(四)宿焉。寺衰颯，將成菜圃，賴沈朗臞修淨，因於此，而某生新之，坐稍定，有聲洶然(五)鳴，以寺逼西太湖，奔濤震響，霜月之下，倍覺悽清。夜半夢醒，巨聲轟磕，欲排匡牀(六)，使我神骨俱慄。詰旦，緣湖入村塢，朱實黃離，與旭光相炤，此昔人所謂「好景君須記」(七)也。將抵水月寺，長松夾道，寺前銀杏數本，大可合圍，霜葉凌舞，令人鬚

眉古淡。摩石碑，讀白香山蘇滄浪（八）二詩。迂道觀無礙泉，涓涓一泓而已。渡嶺得華山寺，寺在山之陰，連岡盪盪，撥黛撥藍。（九）當仲伯包山。長松類水月，龍鱗虬幹，壽且數倍之，映月更角奇炫怪。第山高月出嶺背，比樹頭發白，夜闌矣。

又次日，離華山，度一小嶺，橙橘愈繁，籬落間不勝豔冶；乃其風格嚴整，非若春葩撩人，差可擬安石榴（一〇）耳。行行入長壽寺，寺所踞不甚勝，且摧圯，賴主僧修，已饒韻致，能淹客。去寺半里，得松臺磐石，如生公（一一）說法處。一古松嵯峨驕蹇，前對霜橘百株，又爲青林點絳。因遊角庵，道柯家嶺，嶺襟帶西湖。是日風暄氣柔，羣峯可數，晴湖如鏡，不風而濤，泚泚，猶隔宵枕上。山坳起伏處，并東湖亦出肘腋下，連岡若腰帶。兩湖左右垂，最宜虛閣，而構神祠者，築垣閉之，與湖光爲仇，可怪。至角菴，闌入果園，有短牆插湖中，凭牆西囑，頽陽忽忽將墮，蒸霞颯發，目留而餞之。赤盤半朶，至深紅一線，旣滅旣沒，湖水倒映，忽如長虹，而四山冥合矣。是夜遊崑，別有記。曉遊角頭山，返舟中，窮龍渚石公之奇。

廿三日，復從包山至天王寺，松林亡際，橫被數畝，其大小類水月；而近寺數十株，鱗疊羽綴，殆華山雁行。正殿亦就頽，然制度古雅，前朝遺式也。坐華藏閣，獨一面見山，而東西不穴窗以爲恨。同日

遊資慶，觀黃葉紛飛，又疑水月銀杏，然斜陽映其上，如蒼髯老翁，臉暈微酣，不獨稜稜霜氣。山同樹，樹同時，而借朝暎夕曠之態，各自爲姿容，猶人之含顰帶笑，閃忽改顏，豈可以一貌盡哉？寺前香花橋，有古木纏繞，覺其寺之深，橋以外無樹，便覺山之淺，此包山華山之所以爲妙也。次則水月天王矣。嘗謂名利之勝，不在焜炫，（一三）而在古雅。老樹插天，連章合抱，霜皮縹理，滴溜成瘡，（一三）一古也。殿閣參差，丹牖闌淡，女蘿陵茗，（一四）赤紛綠駭，二古也。小有頽落，不傷靜竊，若金碧燦晴，固爲嚴飭，搜討幽懷，轉非所愜。西山諸寺，雖煥麗不足，而邃穆有餘。大都借陰於疊岫，而貸色於崇柯。更以締構旣遠，兵燹不經，非六季（一五）之遺規，則唐宋之故址，傾聽而清音集，瞻視而喬（一六）影現，羃垢屏滌，靡侈汰淨，正令人超忽荒蕪，（一七）有烟外之意。若使梵響時聞，禪規肇整，卽鷲峯獅窟，何多讓焉。

姚希孟（一五七九十一六三六）字孟長，明吳縣人。萬歷進士，授翰林檢討。天啓中，都給事中楊所修劾其爲繆昌期黨，削籍。崇禎中赴召，以庶子充講官，出爲南京少詹事，卒年五十八，謚文毅，有潛滄集。

（一）洞庭，山名，在今江蘇吳縣西南太湖中，有東西兩山，西山一名包山，周八十餘里，東山一名莫里山，周五十餘里。兩山並峙，而西山爲大，山中多古剎，本篇所述，卽指西洞庭之西山也。（二）招提，梵語，義爲四方，四方之僧爲招提僧，四方僧住處爲招

提僧坊。自魏太武名伽藍爲招提，招提遂爲寺院之異名。(三)標緦爲西山之最高峯。(四)西湖寺，以逼近西太湖，故名。

(五)洵然，浪相擊聲；洵音轟。(六)匡牀，謂足以安臥之牀也。(七)蘇軾贈劉景文詩：「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八)蘇滄浪，指宋蘇舜欽，舜欽字子美，嘗流寓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自號滄浪翁，亦

嘗來遊西山。(九)撰燕接藍，指峯巒與林木之蒼翠，隨處皆是也。(一〇)安石榴，張騫出使西域，得塗林安石榴種以歸，

故名。見博物志。(一一)生公，即南朝宋僧竺道生，嘗講法於虎丘，聚石爲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本文指其地如生公說法臺

耳。(一二)焜炫，照耀貌。焜音混。(一三)癡音彪，病困，一曰病酒。(一四)女羅，松蘿也。陵茗，花名，即凌霄也。(一五)六季

即六朝。(一六)喬同譙，怪奇也。(一七)超忽荒齋，猶謂遠塵土也。

(選自林屋民風)

## 遊黃山記(一)

清錢謙益

自山口至湯口，山之麓也，登山之逕於是始。湯泉之流，自紫石峯六百仞縣布，其下有香泉溪。泉

口潰沸蒸熱，冷泉下注，涼溫齊和，澗尾（二）涌出，穢濁迸去。初浴汗蒸蒸溢毛孔，已而愼然霍然，（三）如醒斯析，如疴（四）斯解，拍浮（五）久之，恍然感素女玉真（六）之事，作留題四絕句。浴罷，風于亭中，屣衣袂，飄飄然皆塵外物也。

折而西，竹根交加，崖石撐柱，蒙籠竊屋，（七）如無人逕。行半里許，余氏桃源菴在焉。菴之前，天都青巒鉢盂諸峯，回合如屏障。其左則白龍潭水，膏淳黛蓄，噴薄巨石，水聲砰磅，微雨霖霖，（八）辛夷炤簷，（九）皎如玉雪。俄聞籬落開剝啄，海陽邵梁卿幼青自白岳來訪，足音蹙然，足樂也。午夜，聞衝撞彌急，溪聲雨聲，澎湃錯互。晨起坐小樓，視天都峯瀑布，痕爛斑駁。俄而雨大至，風水發作，天地掀簸，漫山皆白龍，掉頭掉尾，橫拖倒拔，白龍潭水，鼓怒觸搏，林木轟磕，几席震掉。雨止，泉益怒，呀呷撞胸，如杵在臼。日下昏，（一〇）少閒，乃相與商游事焉。

余氏菴傍湯池，朝夕浴于斯，飲于斯，汲于斯。以斯池爲湯沐焉，服食焉，皆可也。昔人飲菊潭（一一）而強，飲杞水（一二）而壽。況丹砂之泉，軒轅浴之三日而伐皮易毛者乎。以千金賃藥，谷之廬，以二千金庀糗糧，治藥物，沐飲于斯泉者數年，登真度世，可執券（一三）而取也。今有進賢冠于此，曰：

「賣之三千金」人爭攘臂而求之，以三千金買一仙人，則掉頭不顧，此可爲一笑者也。

錢謙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清江南常熟人。明萬歷進士，官至侍郎。福王時，爲禮部尙書。入清，授禮部侍郎，旋歸鄉里，卒年八十一。有初學集、學集等。

（一）黃山，在今安徽歙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跨太平縣界。原名黟山，世傳黃帝嘗與容成子浮丘公合丹於此，唐天寶末，因改今名。有峯三十六，水源三十六，溪二十四，洞十二，岩八，海五之勝。按謙益初學集遊黃山記共九篇，此爲第二篇。（二）漢尾，音攢

攢，水源出地下也。（三）愴然，霍然，蒸氣盈溢而紛散貌。（四）久磨曰疖，音店。（五）泗水亦曰拍浮。（六）素女，古神女之

善音聲者。玉真，仙女名，見神仙傳。（七）蒙籠，羃羃，遮蔽隱覆貌。羃羃音覓歷。（八）曠霖音脈沐，小雨貌。（九）辛夷，燦燦，謂

辛夷花，照耀於簷上也。（一〇）日下春，喻日暮也；淮南子：「日至淵隅，曰高春，晡時至連石，曰下春。」（一一）河南內鄉縣

西北有芑潭水，極甘芳，飲者多壽，隋以此名縣。（一二）杞水，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路險遠，生不識鹽醃，而糗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見事文類聚。（一三）事可必曰執左券，簡稱曰執券。

（選自牧齋初學集）

## 遊九華（一）記

清施閨章

昔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女兒荆山，以爲此外無奇秀。及見九華，始自悔其失言。（二）是說也，嘗竊疑之。而李太白以山有蓮花峯，改九子爲九華。（三）子舟過江上，望數峯空翠可數，約略如八九仙子云。

其山外峻中夷，山青陽西南行，則峯攢岫複，環奇百出；而入其中，則曠以隱。山山籠褰裳，則寒泉數十百道，噴激沙石，碎玉哀絃；而入其中，則奧以靜。蓋巖壑盤旋，白雲蒼鬱，道士之所族處者，是爲化城。一峯屹然，四山雲合，若羣龍之攫明珠者，是爲金地藏塔。循簷送目，虛白之氣，遠接江海。而四方數千里來禮塔者，踵接角崩，叫號動山谷，若疾痛之呼父母，蹈湯火之求救援。道士爭緣爲市，幾以山爲壟斷矣，豈復知有雲壑乎？

於是擇其可游者，曰東巖，其上有堆雲洞，師子石，僧屋數間，刻王文成（四）手書。文成聚徒講學，



游憩於斯，有東巖燕坐詩。今求其講堂，無復知者。天柱峯最高，俯視化城如一盂。絕壁矗立，亂山無數，所謂九十九峯者，迷離莫辨，如海潮湧起，作層波巨浪，青則結綠，紫則珊瑚，夕陽倒蒸，意眩目奪，蓋至此而九華之勝乃具。惜余非閒人，不得坐臥十日，招太白夢得輩於雲霧間相共語耳。

遊以甲午歲十月，從之者查子素先、徐子道林。

施閩章（一六一八—一六八三）字尙白，號愚山，清江南宣城人。順治進士，授刑部主事。康熙中召試鴻博，授侍講，纂修明史，進侍讀。卒年六十六，著有學餘堂文集。

（一）九華，山名，在今安徽青陽縣西南四十里。（二）劉夢得即劉禹錫，唐詩人。有九華山詩，序有云：「昔子仰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兒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今見九華，始悔前言之容易也。」（三）李太白即李白，唐大詩人。有遊九華山記云：「青陽縣南有九子山，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峯如蓮花……子乃削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四）王文成即明王守仁，諡文成。

（選自學餘堂文集）

## 遊太室（二）記

清田 雯

嵩山神祠，在黃蓋峯下，登封縣東八里。祠門三重，古柏幾二百株。三門之內，四岳神祠，分列左右。東有降神殿，繪「生甫及申」。(一)像於壁，剝落已半。西爲御香亭，歷代已來，封禪記功德地也。謁嶽神殿祀事畢，下西階，古柏鱗次，桀石叢峙。石上徧刊祝釐辭，祠官姓氏。周覽移晷。(三)迴登天中閣，少憩。

理策(四)至山麓，仰視一峯入雲，石色青紺如畫，嵐流霧垂，上合下竦，是爲萬歲峯。其麓爲入山所必經也。蓋輿行十里至中峯。昔人云：嵩山如臥龍而癯，望之渾成秀拔，若不知有嶺崎參差之勢者。及涉中峯之巔，羣峯爭出，若攢圖之托霄上，煙雲吞吐，日月蔽虧，林木蓊鬱，鳥獸遊鳴，陰晴變態，二十四峯環列於中峯，左右上下，不可名狀。如謝絳所稱玉女窗擣衣石(五)但略括一二矣。

東五里許爲盧巖，巖有盧鴻一(六)宅，今爲寺。兩山忽張，匹練下垂，微颺吹之則左右動，奔澗蕩壑，衆山皆響，爲嵩山佳處。昔鴻一隱此，作十志以自豪。抱微尙，鳴高蹈已耳，而來遊者莫不憑襟怡情，因以思慕於其人矣。東有白鶴觀，背負三峯，大小熊山屏其前，爲嵩高之奧宅。三峯多石室，遠眺一室，豁達洞開，與他室異，或卽莫觴室(七)也。南七里徑崇福宮，投龍洞，力疲思返。

余以半人疾，未及躡嵩之絕頂也，然眺洛河，瞻伊闕，顧已歷歷目中矣。桑欽水經曰：「崑崙之墟，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嵩山絕頂，直上可接。」吾欲御風而行，探崑崙之墟矣。又三里抵嵩陽觀，有柏二株，大可十人圍，聞在漢已爲鉅木，殆殷周時物。柏之奇者，若維松之新綠，香澤凝肥，翠滴入衣，坐其下，如張帷幕。謾謾風鳴，如聞絲竹聲。旁有石幢，上勒唐宋人題名，有似雜采帖也。嵩陽觀碑，最負（八）豐碩，在觀門之西，徐浩八分書，適古可愛。邀飲至藏書樓下，日將暎，遂登車以歸。

詰旦東行，路出箕山左，沿灑水下流，復探石淙之勝，磔硤崎嶇，負險相望。百二十里過禹州，達襄城境。康熙內子二月丙辰記。

田雯（一六三五—一七〇四）字綸霞，又字紫綸，自號山陰子，晚號蒙齋，清山東德州人。康熙進士，累官工部郎中，督學江南。力崇古學，遠近稱之。歷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有古歡堂集等。

（一）太室即嵩山，亦曰嵩高，書曰外方，詩曰嵩高，在今河南發封縣北五里，五嶽之中嶽也。以其西有少室，故別爲太室。（二）生甫及申，詩大雅：崧高，崧高維嶽，駿極於天，維神降嶽，生甫及申。「甫爲甫侯，申爲申伯，皆周之賢臣。」（三）移晷，猶言移時也。晷音規，日景也。今以表度日之器，謂之日晷。（四）理箠即騎馬之意，箠謂馬箠也。（五）謝綽字希深，宋富陽人，以文學名。

嘗遊嵩山，作書與梅聖俞云：「玉女窗擣衣石，石誠異，窗則亡有。」按嵩高志，玉女窗在太室，石洞幽潔，上通日月，朗然如窗。擣衣石在太室頂，相傳古有玉女，在此擣衣云。（六）廣鴻一字浩然，唐范陽人，徙家洛陽，隱於嵩山。開元初，讀警禮，再徵不至。五年復召，授諫議大夫，固辭不拜，隱居以終。（七）唐馮贛記事珠：「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莫鴈，內有仙書無數。昔之人方回讀書於內，玉女進以飲食。」（八）蟲音備，履虛器切。張衡西京賦：「巨靈蟲履。」注「蟲履，作力之貌。」

（選自古歡堂文集）

## 夜遊孤山（二）記

清邵長蘅

余至湖上，寓懶川四可樓已半月。懶川者，家學士兄戒菴（二）別業。樓面孤山，暑甚，未能往。七夕後五日，雨過微涼，環湖峯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峯，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澄澈。余遊興躍然，偕學士呼小艇，渡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三），徘徊林處士（四）墓下。已捨艇，取徑沮洳（五）間，至望湖亭（六），凭欄四眺，則湖圓如鏡，兩高南屏諸峯，迴合如大環。蓋亭適距湖山之中，於

月夜尤勝。亭廢，今爲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七）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

並湖行二里許，足小疲，坐西冷橋石闌。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八）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冷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隄，當卽此地。」嗟乎！嵐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焰之赫濯，妖冶歌舞亭榭之侈麗，今皆亡有，旣已蕩爲寒煙矣！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存，何耶！相與慨嘆久之。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九）寂然，惟鳳林寺開鐘聲寥寥也。作記以遊之明日。

邵長蘅（一六三七—一七〇四）字子湘，號青門，清江蘇武進人。弱冠以古文雄一時，康熙間游京師，與諸名士交。後客蘇撫宋犖幕最久。卒年六十八。工詩，喜游山水，著有青門集。

（一）孤山，在今浙江杭縣西湖中，一名孤嶼，又稱瀛嶼。（二）戒庵，邵遠平號。遠平字呂璜，又號戒三。康熙進士，官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著有戒庵文存、戒庵詩集。（三）放鶴亭，爲宋林逋放鶴處。元至元間陳子安建亭於其地，今所存者，係圯後重建。

（四）林處士，卽林逋，逋字君復，宋錢塘人。恬淡好古，隱居孤山，卒諡和靖先生。（五）沮洳，水浸處下濕地也。（六）望湖亭，唐時在孤山，宋徙寶石峯，明初復故址，現已圯毀。（七）陸宣公祠，在孤山之陽，祀唐陸贄。贄字敬輿，嘉興人。德宗時，官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卒謚宣。(八)宋賈似道字師憲，天台人。爲南宋理宗度宗時權臣。理宗賜似道宅第，似道墜地，通道達於湖濱，前揖

孤山，後據葛嶺，名爲後樂園。又於西陵外，樹竹千竿，架樓觀以臨之，通稱爲水竹院落。(九)唄音敗，梵聲。西域謂頌曰唄。

(選自青門集)

## 遊雁蕩(一)記

清方苞

癸亥(二)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蹟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甥孔巡曰：「盡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

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三)金陵之攝山，(四)臨安之飛來峯，(五)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疥。(六)蹶然

(七) 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字鳳九，號靈舉，晚號望溪，清安徽桐城人。康熙進士，累官侍郎，以事落職者再。苞文學韓歐，嚴於義法，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爲桐城派之初祖，卒年八十二。有望溪文集等書。

(一) 雁蕩山，在浙江樂清縣東南。春雁歸時，多宿於此，因名。峭峻險怪，森然于霄者，凡七十七峯。(二) 癸亥，是年乾隆八年。

(三) 浮山，在安徽桐城縣東，上有三十六岩，七十二峯，大江環繞，望之若浮，故名。(四) 攝山，在江寧縣東北，山多藥草，可以攝

生，故名。今名棲霞山。(五) 飛來峯，在杭縣靈隱山東南，晉時僧慧理名之。(六) 瘡痂，猶言瘡癥；痂音洧。(七) 蹶然，驚覺貌。

(選自望溪先生文集)

## 遊釣臺(一)記

清鄭日奎

釣臺在浙東，漢嚴先生(二)隱處也。先生風節，輝映千古，予夙慕之。因憶富春桐江(三)諸山水，得藉先生以傳，心奇甚，思得一遊爲快。願是役也，奉檄(四)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遊也。然以爲遊，則亦遊矣。舟發自常山，由衢抵嚴，凡三百餘里，山水皆有可觀。第目之所及，未暇問名，領之而已。惟誠舟子以過七里灘(五)，必予告。越日，舟行萬山中，忽視雲際雙峯，嶄然秀峙，覺有異，急呼舟子曰：「若非釣臺耶？」曰：「然矣。」舟稍近，迫視之，所云兩臺，實兩峯也；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臺東西踣，相距可數百步。石鐵色，陡起江干，數百仞不肯止。巉巖傲睨，如高士並立，風致岸然。崖際草木，亦作嚴冷狀。樹多松，疎疎羅植，偃仰離奇，各有態，倒影水中，又有如遊龍百餘，水流波動，勢欲飛起。峯之下，先生祠堂在焉。意當日垂綸，應在是地，固無登峯求魚之理也。故曰：「峯也，而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

山旣奇秀，境復幽蒨，欲艤舟一登，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強。因致禮焉，遂行。於是足不及遊，而目



遊之。俯仰間，清風徐來，無名之香，四山颺至，則鼻遊之。舟子謂灘水佳甚，試之良然，蓋是卽陸羽所品十九泉也，則舌遊之。頃之，帆行峯轉，瞻望弗及矣；返坐舟中，細繹其峯巒起止，徑路出沒之態，悄然，如舍舟登陸，如披草尋磴，如振衣最高處，下瞰羣山趨列，或秀靜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雲臺（六）諸將相，非不傑然卓立，覺視先生，悉在下風，蓋神遊之矣。思稍倦，隱几臥，而空濛滴瀝之狀，竟與魂魄往來，於是乎并以夢遊，覺而日之夕矣。舟泊前渚，人稍定，呼舟子勞以酒，細詢之曰：「若嘗登釣臺乎？山之中景何若？其上更有異否？四際雲物，何如奇也？」舟子具能悉之，於是乎并以耳遊。噫嘻！快矣哉，是遊乎！

客或笑謂：「鄭子足未出舟中一步，遊於何有？」「嗟乎！客不聞乎？昔宗少文臥遊五嶽，孫興公（七）遙賦天台，皆未嘗身歷其地；余今所得，較諸二子，不多乎哉！故曰：以爲遊，則亦遊矣。」客曰：「微子言不及此。雖然，少文之畫，興公之文，盡處一焉，以謝山靈！」余竊媿未之逮也，遂爲之記。

鄭日奎字次公，清江西貴谿人。順治進士，官禮部主事。康熙中與王士禛同典四川鄉試，士禛詩有「水部風流似鄭度」句，卽

爲日奎而咏。有靜庵集。

(一)釣臺、東漢嚴光垂釣處，一名嚴陵瀨；在浙江桐廬縣西，富春山下，古木叢林，深奇鬱秀。宋范仲淹爲建祠於其下。(二)楸嚴光，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學，光武卽位，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令物色得之，除諫議大夫，不就，耕釣於富春山。(三)浙江自新安來至富春山下，曰富春江，桐江卽浙江上源，在桐廬縣境。(四)古者公文用木簡，長尺二寸，謂之檄。奉檄，猶言奉公。(五)七里灘，在釣臺西，一名七里瀨，亦稱富春渚；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六)後漢光武帝定天下，有功臣二十八人，明帝永平三年，圖於南宮雲臺。(七)孫興公名綽，晉太原人，居於會稽，游放山水，作遂初賦以致意；又嘗作天台賦，辭致甚工。

(選自靜庵集)

## 遊三游洞(一)記

清劉大槐

出彝陵 (二)州治，西北陸行二十里，瀕大江之左，所謂下牢之關也。路狹不可行，舍輿登舟；舟行里許，聞水聲湯湯，(三)出於兩崖之間，復舍舟登陸，循仄徑，曲折以上。窮山之巔，則又自上絕危滑以下，其地漸平，有大石覆壓當道，乃偃俯徑石腹以出。出則豁然平曠，而石洞穹起，高六十餘尺，廣可十

二丈，二石柱屹立其口，分爲三門，如三楹之室焉。中室如堂，右室如廚，左室如別館。其中一石乳而下垂，扣之其聲如鐘。而左室外，小石突出，正方，扣之如磬。其地石雜以土，撞之則逢逢（四）然鼓音。背有石如牀，可坐。子與二三子浩歌其間，其聲轟然如鐘磬助之響者。下視深溪，水聲泠（五）然出地底。溪之外，翠壁千尋，其下有徑，薪采者負薪行歌，縷縷不絕（六）焉。

昔白樂天自江州司馬徙爲忠州刺史，而元微之（七）適自通州將北還，樂天攜其弟知退，與微之會於彝陵，飲酒歡甚，留連不忍別去，因共游此洞，洞以此三人得名。其後歐陽永叔暨黃魯直（八）二公皆以擯斥流離，相繼而履其地，或爲詩文以紀之。子自顧而嘻，誰擯斥子乎？誰使予之流離至於此乎？借子而來者，學使陳公之子曰伯思，仲思，子非陳公雖欲至此無由，而陳公以守其官，未能至，然則其至也，其又有幸有不幸邪！夫樂天微之輩，世俗之所謂偉人，赫然取名位於一時，故凡其足迹所經，皆有以傳於後世，而地得因以顯。若子者，雖其窮幽陟險，與蟲鳥之適去適來何異！雖然，山川之勝，使其生於通都大邑，則好遊者踵相接也，顧乃置之於荒遐僻陋之區，美好不外見，而人亦無以親炙其光。嗚呼，此豈一人之不幸也哉！

劉大槐（一六九八—一七八〇）字才甫，號海峯，清安徽桐城人。乾隆時舉鴻博經學，皆報罷。晚官黟縣教諭。工古文，方苞以國士稱之，世遂有桐城派之稱。卒年八十三。有海峯詩文集。

（一）三游洞，在湖北宜昌縣西北二十里大江北岸，西陵峽之口，唐白居易與弟知退及元稹三人游此，各賦詩，居易爲之序。宋歐陽修蘇軾蘇轍俱有三游洞詩。州人以元白爲前三游，以歐陽輩爲後三游，洞以此得名。（二）秭陵卽夷陵，今宜昌縣治。

（三）湯湯，大水迅流之聲勢。（四）逢逢，鼓聲。（五）冷音靈，泉聲。（六）纒纒不絕，猶言連續不絕。（七）元微之名，稱唐元和初，舉制科第一，拜左拾遺，後貶通州。稹善爲詩，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八）魯直，宋黃庭堅字。

（選自海峯先生詩文集）

## 遊桂林諸山記

清袁枚

凡山，離城輒遠；惟桂林（二）諸山離城獨近。余寓太守署中，哺食後，卽于于（二）焉而遊。先登獨秀峯，歷三百六級，詣其巔。一城烟火如繪。北下至風洞，望七星巖如七穹龜團伏地上。次日過普陀，到

棲霞寺；山萬仞壁立。旁有洞，道人秉火導入。初尚明，已而沉黑。管渺（三）以石爲天，以沙爲地，以深壑爲池，以懸崖爲幔，以石脚插地爲柱，以橫石牽掛爲棟梁。

未入時，土人先以八十餘色日列單見示，如獅、蛇、龍、象、魚、網、僧、磬之屬，雖附會，亦頗有因。至東方亮，則洞盡可出矣。計行二里許，俾晝作夜，倘持火者不繼，或堵洞口，則遊者如三良（四）殉穆公之葬，永陷坎窞（五）中，非再開闢，不見白日。吁！其危哉！所云亮處者，望東首，正白，開門趨往，捫之，竟是絕壁。方知日光從西罅穿入，反映壁上作亮，非門也。世有自謂明於理，行乎義，而終身面牆（六）者，率類是矣。次日，往南薰亭，陞柳陰翳，山淡遠縈繞，改險爲平，別爲一格。又次日，遊木龍洞。洞甚狹，無火不能入，垂石乳如蓮房半爛，又似鬱肉漏脯（七）離離（八）可摘，疑人有心腹腎腸，山亦如之。再至劉仙巖，登閣望鬪雞山，兩翅展奮，但欠啼耳。腰有洞，空透如一輪明月。

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聳拔，多劍穿蟲嚙；前無來龍（九）後無去蹤，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無朋，東北喪偶，較他處山尤奇。余從東粵來，過陽朔（一〇）所見山，業已應接不暇。單者，複者，豐者，殺者，揖讓者，角鬪者，綿延者，斬絕者，雖奇鶴九首，獾疏（一一）一角，不足喻其多且怪也。得毋西粵所

產人物，亦皆孤峭自喜，獨成一家者乎？記歲丙辰，余在金中丞（二）署中，偶一出遊。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邱一壑，動生感慨，矧諸山之可喜可愕哉！慮其忘，故詠以詩。慮未詳，故又足以記。

袁枚（一七一六一—一七九七）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清浙江仁和人。乾隆進士，出宰江寧。四十卽告歸，卜築隨園於江寧之

小倉山，吟咏著作爲樂。卒年八十二。有小倉山房詩文集等。

（一）桂林，今廣西縣名，境內山川明秀，世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目。（二）子于自得之貌。（三）窅渺，深遠貌；窅音香。（四）

三良，三善臣也；春秋時，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秦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之。（五）坎窞，猶言深窞，窞音蒼。

（六）面牆，書：「不學而牆。」注：「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七）鬱肉漏脯，喻腐臭之肉狀。（八）離離，剝

裂貌。（九）山脈氣勢所從來，曰來龍；堪輿家有來龍去脈之說。（一〇）陽朔，今廣西縣名。世言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

甲桂林，清阮元督粵時，有恨不得身爲陽朔令之語。（一一）山海經：「帶山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其名曰驩疏。」

（一二）金中丞，指清金玘，時爲廣西巡撫。

（選自小倉山房文集）

## 遊珍珠泉(一)記

清王昶

濟南府治爲濟水(二)所經。濟性湫(三)而流，抵巇(四)則輒噴涌而上。人斬木刻其首，(五)杙諸土，(六)才三四寸許，拔而起之，隨得泉，泉瑩然至清，蓋地皆沙也，以故不爲泥所汨；然未有若珍珠泉之奇者。

泉在巡撫署廡前，甃爲池，方畝許，周以石欄，依欄矚之，泉從沙際出，忽聚，忽散，忽斷，忽續，忽急，忽緩，日映之，大者爲珠，小者爲璣，皆自底以達於面，瑟瑟然，壘壘然。亢倉子(七)云：蛻(八)地之謂水，蛻水之爲氣，蛻氣之爲虛，觀於茲泉也信。是日雨新霽，偕門人吳琦、楊懷棟遊焉，移晷乃去。濟南泉得名者凡十有四，茲泉蓋稱最云。

王昶(一七二五—一八〇七)字德甫，號述庵，學者稱蘭泉先生，清江蘇青浦人。乾隆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湛深經學，精考證，達於政事，略古文宗昌黎眉山，時稱通儒。卒年八十三，有春融堂詩文集等。

(一)珍珠泉，在山東歷城縣，泉水上騰，散如珍珠錯落，故名。(二)濟水，亦稱沈水，源出河南王屋山，東流至山東。(三)湫音

伏，洄流狀。(四)岩石之罅隙曰巖，音巖。(五)刻其首，謂尖其木之一端，刻音尖。(六)杙，諸土，猶言以小木椿刺入土中。

(七)亢倉子，書名，舊本題庚桑楚撰，庚桑楚有無其人，不可知，實唐王士元所補。三語出此書全道篇。(八)水泄曰蛻，音兌。

(選自春融堂集)

## 登泰山(一)記

清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二)也。最高日觀峯(三)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四)、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遶泰安城下，鄆道元所謂環水(五)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



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蒲（六）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七）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八）又有碧霞元君祠（九）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一〇）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姚鼐（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字姬傳，一字夢穀，清安徽桐城人。乾隆進士，充山東副考官，任四庫館纂修，書成歸主安徽敬敷南京鍾山揚州梅花等書院。以古文名重天下，卒年八十五。有惜抱軒集等。

（一）泰山，古稱五嶽之一，爲東嶽，亦曰岱宗，在山東泰安縣北，形勢雄偉，氣象萬千。（二）古長城，此指齊之長城，非萬里長城。

此長城沿河因泰山爲之，迄於戰國之世，屢有增築。（三）泰山東南山頂名日觀峯，登此可以眺見浴日，朝昏甫斂，洪濤不驚。

水面波光，燦爛萬道，旭輪突現，霄漢涵清，頗爲奇觀。（四）朱孝純字子穎，號海愚，官至兩淮鹽運使，能畫，詩亦雄放，姚鼐頗推重之。著有寶扇樓詩集。（五）酈道元，字善長，北魏涿郡人，生平好游歷，著有水經注四十卷，其書謂環水出泰山南谿，東流注於汶。（六）樛浦，山東產大文綾，亦稱樛浦綾，此嶽雲色白若此綾。（七）絳嶠駁色，猶言赤白間雜之色。（八）岱祠卽嶽廟，殿壁畫東嶽神出巡狀，神采飛舞，相傳爲宋元人手筆。（九）碧霞元君，古謂東嶽大帝女，宋眞宗東封，建昭應寺祀之，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一〇）顯應，齊高宗年號。

（選自惜抱軒文集）

## 遊天台山（二）記

清洪亮吉

天台山者，山水清深靈奇棲止之所也。其徑路迥殊，卉草亦別，霜霰異色，風霜態岐。最幽者爲瓊臺，沈埋滄溟，凌歷世宙，金碧之影，見層霄之中；雲霞之光，衣九地之表。山花抽藍，圓葉疑扇；林翼接翠，和聲同琴。樵蹤蛇紆，升降數十；石脊猱奮，回皇（三）半時。岩果潤肺，作朝霞之紅；靈泉清心，漾夕澗之

緣。雙闕峙其前，絕壑振其表。霜同剝薜，偶印來蹤；雲與昔賢難停去影。登陟既疲，久坐石屋，作華陀五禽戲（三）乃返。

最奇者爲石梁，長不計丈，狹僅盈咫，潛蛇窺而甲悚，飛鳥過而魄墮。余齋心（四）既空，往志益奮，青苔十層，去履不嚙；飛瀑萬仞，來目未眩。遂休神於藍橋（五），嘯詠於碧澗；飛花積衣，重至盈寸；驚笋礙帽，長皆及尋。至魚鼈啖其影，而步不移；猿猴攝其神，而坐不返。蓋渾渾乎身世兩忘焉。

最高者爲華頂，此山本斜侵東溟，高壓南嶠（六），烏兔重疊，交輝於其巔；魚龍萬千，出沒乎其趾。於是山棲谷汲，餐松餌柏之士，無不萃焉。結茅以居者，至七十二所，類皆委形神於土木，冀壽命於金石者也。靈雨界山，春霞迷谷，余與清涼僧振屨欲往，笠飄於上，衣裂於下，隔歲擗葉，橫來嚇人；經時颯風，險欲飛客。土人云：「海霧至重，卽上亦無所覩也。」重以松檜拔地，振龍鸞之唵（七）；麈尾蔽天，現蛟蜃（八）之影；凜然瑟瑟然，半道乃返，距頂尙百步耳。

最麗者爲赤城，水復注水，雲頭已穿；山仍戴山，日脚亦礙。途經百盤，望乃咫尺。施丹埤堦之上，煥采乾坤之中，晴日墮而轉紅，凍雨洗而逾赤。遊客十憩，方臻松局；巢禽百飛，乃屈石竇。一塔冠斗，雙橋

冒虹。絳萼萬樹，疑飛仙之飯桃；元宮一區，云化人之委蛻。心神激澈，視聽凝一，而遊遂止於此矣。

凡居山者五日，耳疲於聽，而鴻濛之響，萬劫不停；目倦於觀，而徜徉之形，亦時屢變；手勞於牋記，而腕不欲休；心瘁於描摩，而興不可遏。遂至揭藏經之紙，競寫記遊；坐團蕉之僧，願傳詩訣，亦可謂方外之勝遊，塵表之奇福矣。

凡宿清涼寺方廣寺桐柏宮者各一夕，雨阻國清寺者二夕。所歷者，爲騰空嶺萬年嶺寒風嶺桐柏南峯北峯赤城上寺坡，下寺坡，共得詩三十首。時嘉慶某年二月十一日也。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一八〇九）字稚存，號北江，清江蘇陽湖人。乾隆進士，授編修。嘉慶時，以上封事言詞切直戾伊摯，尋赦還，自號更生居士。放浪山水，專力著述。卒年六十四，有《卷施閣集》。

（一）天台山，在今浙江天台縣北。陶弘景真誥：「山有八重，四面如一，當斗牛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二）回皇，亦作懼，猶言恐懼。（三）華陀字元化，東漢譙人，曉養生之術，精於方藥，後爲曹操所害。五禽戲爲陀所傳之強身術，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效其動態以養生祛病也。（四）齋心，謂洗心滌慮，致其清明也。（五）藍橋，本陝西藍田縣藍水上之一橋名，世傳其地有仙窟，故藍橋不啻爲仙橋也。此處乃指石梁而言。（六）東溟，指東海。南嶠，指南面諸峯也。按華頂爲天台

山之最高峯，上可觀日之出入。(七)唵古吟字。(八)輾音麗，神蛇也。

(選自卷盛閣文集)

## 遊廬山(二)記

清惲敬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潏(二)之，則靈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逸之觀。

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赴宮亭，泊左蠡。庚辰，橫星子，因往遊焉。是日往白鹿洞(三)望五老峯(四)，過小三峽，駐獨對亭，振鑰(五)頓文會堂。有桃一株，方花。右芭蕉一株，葉方茁。月出後，循貫道溪，歷釣臺石，眠鹿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爲一桁，橫五老峯之麓焉。辛巳，由三峽澗(六)陟歡喜亭，亭廢，道險甚。求李氏山房(七)遺址不可得。登含鄱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止攀太乙峯，東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澤，皆隔湖，湖光湛湛(八)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復頃之，至湖之中；復頃之，至

湖壩；而山足皆隱矣。始知雲之障，自遠至也。於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後，相馳逐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峯，而下窺玉淵潭，（九）憩棲賢寺，（一〇）回望五老峯，乃夕日穿漏，勢相倚負，返宿於文會堂。

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峯寺里所，卽見瀑布，在天中。旣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睇香爐峯，（一一）盟於龍井，求太白讀書堂不可得，返宿秀峯寺。癸未，往瞻雲，（一二）迂道繞白鶴觀，（一三）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里，（一四）臥醉石，石大於屋，當澗水途中。訪簡寂觀，（一五）未往，返宿秀峯寺，遇一微頭陀。

甲申，吳蘭雪攜廖雪鷺沙彌，則圓來，大笑排闥入，遂同上黃巖，側足逾文殊臺，俯玩瀑布，下注盡其變。叩黃巖寺，趾亂石，尋瀑布源，溯漢陽峯，逕絕而止。復返宿秀峯寺。蘭雪往瞻雲，一微頭陀往九江。是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

乙酉曉，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里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蒼矚一色，巖谷如削平。頃之，香爐峯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復頃之，徧山皆團團然。復頃之，則相與爲一。山之腰皆弁之，

其上下仍蒼黧一色。夫雲者，水之徵山之靈所洩也；足以娛性逸情如是，以詒後之好事者焉。

惲敬（一七五七—一八一七）字子居，號簡堂，清江蘇武進人。乾隆舉人，官至吳城同知，以事去官。爲人負氣，矜尙名節，所至以振興文學爲務。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近法家言，世稱陽湖派。卒年六十一，有大雲山房文集。

（一）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古名南障山，周匡俗結廬隱此，因有匡山匡廬之名。北瞰大江，西臨彭蠡；丘壑深阻，風景清絕。（二）蕩涵，水大而疾流貌。（三）白鹿洞，在廬山五老峯下；唐李渤隱居於此。宋時爲四大書院之一，爲朱陸講學之

所。（四）五老峯，乃廬山之最高處；突兀凌霄，如五老人駢肩而立，故名。（五）啓門之領鑰曰振鑰。（六）三峽澗，在五老峯

西，凡含鄱口東西諸水，大小支流，皆注於此。水勢湍急，險擬三峽。（七）宋李常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萬卷

於室，名曰李氏山房。（八）瀟瀟，波光水色深遠貌。（九）玉淵潭，在三峽澗之下流，平地溜瀉數十丈，陷爲潭。既溢，奔騰數百

步外，復陷爲潭，如是石可七八處。（一〇）棲賢寺，南齊參軍張希之建。萬杉寺，唐名慶雲院，宋僧大超植杉萬株，因更名。秀峯

寺，南唐主李璟建。以上爲五大叢林之三。（一一）香爐峯，在廬山西北，其峯煙雲繚繞，狀若香爐，故名。（一二）瞻雲，寺名，舊

名歸宗，晉王羲之捨宅爲之。亦五大叢林之一，寺殿前有右軍墨池。（一三）白鶴觀，在五老峯下，唐建。蘇轍記稱：「廬山峯巒

之奇秀，岩穴之怪遷，泉樹之茂美，爲江南第一。白鶴觀總奇秀怪遷茂美，復爲廬山第一」云。（一四）栗里，古地名，在今九江

西南晉陶潛嘗往廬山，王弘令潛故人龐通之，資酒具於半道要之。柴里臥醉石之名，或始於此。（一五）簡寂觀舊名太虛觀，唐陸簡靜居此，因名。

（選自大雲山房文稿二集）

##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清龔自珍

居禮曹；（一）客有過者曰：「卿知今日之揚州乎？讀鮑照蕪城賦，（二）則遇之矣。」余悲其言。明年，乞假南游。抵揚州，屬有告糴。（三）謀舍舟而館。既宿，循館之東牆步游。得小橋，俛溪，溪聲謹。過橋，遇女牆。（四）齧可登者，登之。揚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見曉雨沐屋瓦，鱗鱗然無零整斷甃，心已疑禮曹過客言不實矣。入市求熟肉，市聲謹，得肉。館人以酒一餅，蝦一筐，餽醉而歌。歌宋元長短言樂府。俛窗鳴鳴。（五）驚對岸女夜起，乃止。客有請弔蜀岡者，舟甚捷。簾幕皆文繡。疑舟窗蠶殼（六）也。審視玻璃五色具。舟人時時指兩岸曰：「某園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約八九處，其實獨倚虹園，圯無存。



曩所信宿之西園門在，題榜在，尙可識。其可登臨者尙八九處。阜有桂，水有芙蓉菱芡。是居揚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覽江，北覽淮。江淮數十州縣治，無如此治華也。

憶京師言，知有極不然者。歸館，郡之士皆知余至，則大謹。有以經義請質難者；有發史事見問者；有就詢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若文、若詩、若筆、若長短言、若雜箸、若叢書，乞爲箴爲題辭者；有狀其先世事行，乞爲銘者；有求書冊子書扇者；填委塞戶牖，居然嘉慶中故態，誰得曰：今非承平時邪？惟窗外船過，夜無笙琶聲。卽有之，聲不能徹旦。然而女子有以梳子華髮爲贄求書者；爰以書畫環玦互通問。凡三人，淒馨哀豔之氣，繚繞於橋亭艦舫間。雖澹定，是夕魂搖搖不自持。余旣信信（七）擘流風，捕餘韻。烏觀所謂風噪雨嘯，颼悲鬼神泣者。

嘉慶末，嘗於此和友人宋翔鳳（八）側豔詩。聞宋君病，存亡弗可知。又問其所謂賦詩者不可見，引爲恨。臥而思之，余齒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運，古之美人名士富貴壽考者幾人哉？此豈關揚州之盛衰，而獨置感慨於江介也哉？抑予賦側豔則老矣，甄綜人物，蒐輯文獻，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爲蕭疏澹蕩，冷然瑟然，而不遽使人

有蒼莽寥泚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予之身世雖乞糴，自信不遽死，其尙猶丁初秋也。歟？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與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更名蒙炸，字璉人，號定齋，清浙江仁和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其文導源周秦，自成一派，同光之際，風行一時。卒年五十，有定齋文集等。

（一）分職治事之官署曰曹，此猶言禮部曹。（二）鮑照字明遠，六朝時東海人，文辭曠逸，仕宋爲臨海王參軍，世稱鮑參軍。其

蕪城賦見文選。（三）告緘，猶言告乏。（四）城上垣曰睥睨，亦曰女牆。（五）嗚嗚，歌呼聲。（六）蠶敷，江蘇蠶湖所產之蛤

蜊殼，治溼使透明，可以飾窗。（七）信信，一宿爲舍，亦曰宿，再宿爲信，四宿曰信信。詩周頌：「有客信信。」（八）宋朝鳳，字千

庭，嘉慶舉人，官知州，精研經學，有浮溪精舍叢書。

（選自定齋續集）

## 君山（二）月夜泛舟記

清吳敏樹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爲勝期，

(三)嘗以著之詩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爲之。初發棹自龍口，向香爐。月升樹端，舟入金碧。(三)借者二僧一客，及費甥坡孫也。南崖下漁火十數星，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開上人指危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視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遊，七月既望，今差一夕爾。」余顧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四)間乎？」因舉誦蘇賦十數句。

又西出香爐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灣碕(五)思可小泊；然且行，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也。相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堂數百間，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六)恍惚如可問者。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面對出鏡火光，岳州城也。雲起船側，水上滄滄(七)然。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不見。坡孫言：「一日晚，自沙觜見後湖雲出水白團團，若車輪巨甕狀者，十餘積，卽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坳(八)者數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

轉南出沙觜，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緩，似不翅(九)也。既泊，乃命

酒肴，以子雞、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飲當之，各逾本量。超上人守葷戒，裁少飲，噉梨數片；復入廟，具茶來。夜分登岸，別超及黎，余四人循山以歸。明日記。

吳敏樹（一八〇五—一八七三）字本深，號南屏，清湖南巴陵人。道光舉人，官瀏陽訓導，以不能行其志，自免歸。工古文，曾國藩稱其字字如履危石，落紙乃遲重絕倫。卒年六十九，有泮湖詩文集。

（一）君山，在湖南岳陽縣西南洞庭湖中，一名湘山。水經注稱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二）勝期、勝游之期也。（三）金碧，月映水面之光芒狀。（四）斗牛，星名，謂斗宿牛宿也。吳越分野也。蘇軾赤壁賦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句。（五）灣、灣、灣，灣曲之岸也。奇音奇。（六）湘靈、舜妃，溺於湘水，相傳爲湘水之神。洞庭君、洞庭湖神也。（七）潏潏、雲氣起貌。潏音翁，上聲。（八）低下之處曰坳，音凹。（九）翅與音同，此句猶謂似不止七里有零也。

（選自泮湖文集）

